

甘澤
瑯嬛
記謠



金枝甘澤謡序



濮陽李尚書家積書甚

富余自少出公門下安

親覽獨以未得甘澤謡

恨去予心同此好安逢見
必屬訪之余存志有南水
三十我交游縉紳之士每
遍海內並未有收斂此者

在戊申春偶在丹陽道
中遇意所淺楚俗廣直
自言性業以人甚慕如秀才
有一職托家公田在如篋

常以自隨今餘十年其生
已星方將福公以事臣
志乃幸遇公于此予久志
生止因急費職視之公甘

譚讓也
有書掩泣而泣

之曰甘余丙子歲謬領

以若為日侍李公承李公之

乞二十餘季未有所到今

公与生以海世居直公

不忘十年之约免完

以付余百用之錫以加

张所恨在李公不得一手

斯编耳字不重可噪

谨重録技订其考书九

年志完好但表却自叙

光与换缺不可没境心

事亦皆詭怪難信者多矣
自宋以來詭名士多

政言之散見諸集其書固
不可少也郊唐祠部郎中

書成亦成通成子之氣

宗改元之九年春月中旬

卧病所撰故以名在書原

本抄寫訛謬雜取他載錄

文字校之至嘉靖癸丑始

得刪定潤月朔日華陰

楊儀夢羽記後學嚴樵

重書

甘澤謠目錄

魏先生

素娥

陶峴

嬾殘

聶隱娘

韋駟

圓觀



甘澤謠目錄

及古詞

紅線

許雲封

附錄

東坡刪改圓澤傳

公自跋

贊寧記觀道人三生為比丘

甘澤謚目錄

終

附錄

東坡刪改圓澤傳

并跋

雒師惠林寺故光祿卿李愷居第祿山陷東都愷
 以居守死之子源少時以貴游子豪侈善歌聞于
 時及愷死悲憤自誓不仕不娶不食肉居寺中五
 十餘年寺有僧圓澤富而知音源與之遊甚密促
 膝交語竟日人莫能測一日相約游蜀青城峩眉
 山源欲自荊州滌澤欲取長安斜谷路源不可曰

吾已斷世事豈可復道京師哉澤默然久之曰行
止固不由人遂自荊州路舟次南浦見婦人錦帶
負罌而汲者澤望見而泣曰吾不欲由此者爲是
也源驚問之澤曰婦人姓王氏吾當爲之子孕三
歲矣吾不來故不得乳今旣見無可逃者公當以
符咒助我速生三日浴兒時願公臨我以笑爲信
後十三年中秋月夜杭州天竺寺外當與公相見
源悲悔而爲具沐浴易服至莫澤亡而婦乳三日

往視之兒見源果笑且以語王氏出家於葬澤山
下源遂不果行反寺中問其徒則旣有治命矣後
十二年自雒適吳赴其約至約所聞葛洪川畔有
牧童扣牛角而歌之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
風不要論慙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常存嘑
問澤公健不答曰李公眞信士然俗緣未斷盡慎
勿相近惟勤修不墮乃復見又歌曰身前身後事
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山川遊已遍卻回煙

十海詩集 二
棹上瞿塘遂去不知所之後二年李德裕奏源忠
臣子篤孝拜諫議大夫不就竟死寺中年八十
此出袁郊所作甘澤謠以其天竺故事故書以
遺寺僧舊文煩冗頗爲芟改

此疑其因甘澤字而誤書後人又因而入集
耳

贊寧記觀道人三生爲比丘
唐忠義傳李愷之子源自以父死王難不仕隱維

陽惠林寺年八十餘與圓觀道人遊甚密老而約
自陝路入蜀源曰予久不入繁華之域於是許之
觀見錦鑑女子浣泣曰所以不欲自此來者以此
女也然業景不可逃明年某日君自蜀還可相臨
以一笑爲信吾已三生爲比丘居湘西岳麓寺有
巨林間嘗習禪其上遂不復言已而觀死明年如
期至錦鑑家則兒生始三日源抱臨明簷兒果一
笑卻後十二年至錢塘孤山下聞扣牛角而歌

者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慚愧情
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常存

予按蘇公集載圓澤傳出自袁郊所作甘澤謠
其事則卽圓觀特入唐書李愷傳數語耳方疑
公以觀爲澤未考所本後數日偶見惠洪述觀
道人三生爲比丘條下亦以爲疑欲問其說于
叔黨則當時人固已疑之矣贊寧在宋初最稱
博學去袁郊未遠所錄亦稱圓觀其岳麓三生
石事及源入蜀及明年兒始生又與郊記不合
是未嘗見甘澤謠各書所聞也今并錄于後予

家有劉松年三生圖元人楷書圓澤傳又與坡
 公稍異上有趙松雪鑒定籤題名僧二十人詩
 篇最後吳匏菴跋語皆作圓澤無一人稱觀者
 豈後人因坡公所定不復為異歟惟神僧傳則
 稱圓觀是從甘澤謠刪定也四月八日五川居
 士重書

予昔年訂陶清節集推其後裔從命子詩話
 中見陶峴一則古異可喜相傳本

睹其全帙既從友人處見抄本二十餘條乃就太
 平廣記中摘出者此郊原畫甚拙廣抄之欺也
 也今得兵憲楊公重訂善本泰之廣記略有異
 同與端臨經籍考相合惜乎原序亡逸耳唐年
 上巳前一日湖南毛晉題于鹿城舟次

甘澤謠

魏先生

東吳毛晉子晉



魏先生生于周家于宋儒書之外詳究樂章隋初
出游關右值太常考樂議者未平聞先生來競往
謁問先生乃取平陳樂器與樂官蘇夔蔡子元等
詳其律度然後金石絲竹咸得其所內致清商署
為大樂官歛帛二百段以酬之先生不復入仕遂

歸梁宋以琴酒爲娛及隋末兵興楊玄感戰敗謀
主李密亡命雁門變姓名以教授先生同其鄉曲
由是遂相來往常論鐘律李密頗能先生因戲之
曰觀吾子氣沮而目亂心搖而語偷氣沮者新破
敗目亂者無所倚心搖者神未定語偷者思有謀
于人今方捕蒲山黨得非長者虐李公驚起執先
生手曰既能知我豈不能教我與先生曰吾子無
帝王規模非將相才畧乃亂世之雄傑耳李公曰

爲吾辨析行藏亦當繇此而退先生曰夫爲帝王
者包羅天地儀範古今外則日用而不知中則歲
功而自立堯詢四岳舉鯀而殛羽山此乃出于無
私也漢任三傑納良而圍垓下亦出于無私也故
鳳有爪吻而不施麟有蹠足而永廢者能得其道
而求自集于時此帝王之規模也凡爲將軍者幕
建太一旗驅無戰伐有罪之民乃珣戈旣授玉弩
斯張誠負羈之有言卬季良之猶在所以務其燕

犒致逸待勞修其屯田觀豐而動遂使風生虎嘯
不可抗其威雲起龍驤不可攘其執仲尼曰我戰
則克孟軻云夫誰與敵此將帥之才也至有秉其
才知動以機鈴公於國則爲帥臣私於已則曰亂
盜私于已必掠取財色屠其城池朱亥爲前席之
賓樊期爲升堂之客朝聞夕死公孫終敗于邑中
寧我負人曹操豈兼于天下是忘輦千金之貺報
陳一飯之恩有感謝之人無懷歸之衆且魯史之

誠曰度德連山之文曰待時尚欲謀于人不能
於已天人厭亂曆數有歸時雨降而妖禳除太陽
升而層冰釋引繩縛虎難希飛兔之門赴水持鬣
豈是安生之地吾嘗望汾晉有聖人生能往事之
富貴可取李公拂衣而言曰隋氏以篡殺取天下
吾家以勲德居人表振鷲一羣衆心響應提兵時
伐何往不下道行可以取四海不行亦足以王一
方委質於人誠所未忍女真豎儒不足以計事遂

絕魏生因寫懷賦詩爲鄉吏發覺李公脫身而走
所在收兵北依黎陽而南據雒連營百萬與王世
充爭衡首尾三年終見敗覆追思魏生之說卽日
遂歸于唐乃授司農之官復構桃林之叛魏生得
道之士亡其名蓋文貞之宗親也

素娥

素娥者武三思之姬人也三思初喬氏竊娘能
歌舞三思曉知音律以竊娘歌舞天下至藝也未

幾沈于雒水遂族喬氏之家左右有舉素娥者曰
相州鳳陽門宋媪女善彈五弦世之殊色三思乃
以帛三百段往聘焉素娥旣至三思大悅遂盛宴
以出素娥公卿大夫畢集唯納言狄仁傑稱疾不
來三思怒于座中有言宴罷有告仁傑者明日謝
謁三思曰某昨日宿疾暴作不果應召然不覩麗
人亦分也他後或有良宴敢不先期到門素娥聞
之謂三思曰梁公彊毅之士非款狎之人何必固

抑其性再燕不可無請不召梁公也三思曰儻阻我燕必族其家後數日復宴客未來梁公果先至三思特延梁公坐于內寢徐徐飲酒待諸賓客請先出素娥畧觀其藝遂停杯設榻召之有頃蒼頭出曰素娥藏匿不知所在三思自入召之皆不見忽于堂與中隙聞蘭麝芬馥乃附耳而聽卽素娥語音也細于屬絲纔能認辨曰請公不召梁公今固召之某不復生也三思問其繇曰某非他怪乃

花月之妖上帝遣來亦以多言蕩公之心將與李氏今梁公乃時之正人某固不敢見某嘗爲僕妾寧敢無情願公勉事梁公勿萌他志不然武氏無遺種矣言訖更問亦不應也三思出見仁傑稱素娥暴疾未可出敬事之禮仁傑莫知其繇明日三思密奏其事則天嘆曰天之所授不可廢也

陶峴

陶峴者彭澤之子孫也開元中家于崑山富有田

業擇家人不欺而了事者悉付之身則汎膾江湖
遍遊煙水往往數歲不歸見其子孫成人初不辨
其名字也峴之文學可以經濟自謂疎脫不謀宦
游有生之初通于八音命陶人爲甕潛記歲時敲
取其聲不失其驗撰樂錄八章以定八音之得失
自製三舟備極堅巧一舟自載一舟致賓一舟貯
飲饌客有前進士孟彥深進士孟雲卿布衣焦遂
各置僕妾共載而峴有女樂一部奏清商曲逢奇

遇興則窮其景物興盡而行峴且聞名朝廷又值
天下無事經過郡邑無不招延峴拒之曰某麋鹿
間人非_一上客亦有未招而自請者繫方伯之
爲人江山之可駐吳越之士號爲水仙曾有親戚
爲南海守因訪韶友遂往省焉郡守喜其遠來贈
錢_一萬遺古劍長二尺許玉環徑四寸海舶昆侖
奴名摩訶善泅水而勇捷遂悉以所得歸曰吾家
之三寶也及回棹下白芒入湘江每遇水色可愛

則遺環劍令摩訶下取以爲戲笑也如此數歲因渡巢湖亦投環劍而令取之摩訶纔入獲劍環跳波而出焉曰爲毒蛇所齧遽刃去一指乃能得免焦遂曰摩訶所傷得非陰陽爲怒乎犀燭下照果爲所讐蓋水府不欲人窺也峴曰敬奉諭矣然某嘗樂謝康樂之爲人云終當樂死山水間但殉所好莫知其他且栖遲於逆旅之中載于大塊之上居布素之賤擅貴遊之權浪跡怡情垂三十年固

其分也不得升玉墀見天子施公惠養得志平生亦其分也乃命移舟曰要須一別襄陽山水後老吳郡也行次西塞山泊舟吉祥佛舍見江水黑而不流曰此下必有怪物乃投環命摩訶下取見摩訶汨沒波際久而方出氣力危斷殆不任持曰環劍不可取有龍高二丈許而環劍置前某引手將取龍輒怒目峴曰女與環劍吾之三寶今者旣亡環劍汝將安用必須爲我力爭也摩訶不得已破

髮大噉目眦流血窮泉一入不復出矣久之見摩訶支體浮磔裂浮于水上如有示于峴也峴流涕水濱乃命回棹因賦詩自敘不復議遊江湖矣詩曰匡廬舊業自有主吳越新居安此生白髮數莖歸未得青山一望計還成鷗栖楓葉夕陽動鷺立蘆根秋水明從此舍舟何所詣酒旗歌扇正相迎孟彥深復遊青瑣爲武昌令孟雲卿當時文學南朝上品焦遂天寶中爲長安飲徒時好事者爲飲

中八仙歌云云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譚雄辨驚四

進
懶殘

懶殘者名明攢天寶初衡岳寺執役僧也退食卽收所餘而食性懶而食殘故號懶殘也晝專一寺之功夜止群牛之下曾無倦色已二十年矣時鄴侯李泌寺中讀書察懶殘所爲曰非凡物也聽其中宵梵唄響徹山林李公情頗知音能辨休戚謂

嬾殘經音先悽惋而後喜悅必謫墮之人時將去矣候中夜李公潛往謁焉望席門通名而拜嬾殘大詢仰空而唾曰是將賊我李公愈加謹敬唯拜而已嬾殘正撥牛糞火出芋啖之良久乃曰可以席地取所嚼芋之半以授焉李公奉承就食而謝謂李公曰脊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又拜而退居一月刺史祭嶽修道甚嚴忽中夜風雷而一峯頽下其緣山磴道爲大石所欄乃以十牛縻絆以挽

之又以數百人鼓噪以推之物力竭而石愈固更無他途可以修事嬾殘曰不假人力我試去之衆皆大笑以爲狂人嬾殘曰何必見嗤試可乃已寺僧笑而許之遂履石而動忽轉盤而下聲若震雷山石旣開寺僧皆羅拜一郡皆嘑至聖刺史奉之如神嬾殘悄然乃懷去意寺外虎豹忽爾成群日有殺傷無繇禁止嬾殘曰授我葦爲爾盡驅除之衆皆曰大石猶可推虎豹當易制遂與之荆挺皆

躡而觀之纔出門見一虎嗾之而去嬾殘旣去虎亦絕蹤後李公果十年爲相也

聶隱娘

聶隱娘者貞元中魏博大將聶鋒之女也方十歲有尼乞食于鋒舍見隱娘悅之乃云問押衙乞取此女鋒大怒叱尼尼曰任押衙鐵櫃中盛亦須偷去矣後夜果失隱娘所在鋒大驚駭令人搜尋曾無景響父母每思之相對啼哭而已後五年尼送

隱娘歸告鋒曰數已戍矣可自領取尼歛亦不見一家悲喜問其所習曰初但讀經念咒餘無他也鋒不信懇詰隱娘曰真說父恐不信如何鋒曰但真說之乃曰隱娘初被尼挈去不知行幾里及明至大石穴中嵌空數十步寂無居人猿猱極多尼先已有二女亦各十歲皆聰明婉麗不食能於峭壁上飛走若捷猱登木無有蹶失尼與我藥一粒兼合執寶劍一口長一二尺許鋒利吹毛可斷遂

令二女教某攀援漸覺身輕如風一年後刺猿
百無一失後刺虎豹皆決其首而歸三年使刺鷹
隼無不中劍之刃漸減五寸飛走遇之亦莫知其
去來也至四年留二女守穴挈我于都市不知何
處也指其人者一一數其過曰爲我刺其首來無
使知覺定其膽若飛鳥之易也彼以羊角匕首刃
廣三寸遂白日刺其人於都市中人莫能見以首
入囊反命則以藥化之爲水五年又曰某大僚有

罪無故害人若干夜可入其室決其首來又攜七
首入其室度其門隙無有鄣礙伏之梁上至瞑時
得其首歸尼大怒曰何太晚如是某云見前人戲
弄一兒可愛未忍便下手尼叱曰已後遇此輩必
先斷其所愛然後決之某拜謝尼曰吾爲女開腦
後藏七首而無傷用卽抽之曰女術已成可歸家
遂送還云後二十年方可一見鋒聞語甚懼後遇
夜卽失蹤及明而反鋒已不敢詰之因茲亦不甚

憐愛忽值磨鏡少年及門曰此人可與我爲夫白
父又不敢不從遂嫁之其夫但能淬鏡餘無他能
夫乃給衣食甚豐具數年後父卒魏帥知其異遂
以金帛召署爲左右吏如此又數年至元和間魏
帥與陳許節度使劉悟參軍不協使隱娘賊其首
隱娘辭帥之許帥能神筭已知其來召牙將令曰
早至城北候一丈夫一女子各跨白黑衛至門遇
有鵲來噪丈夫以尋彈之不中妻奪夫彈一丸而

斃鵲揖之曰吾欲相見祇迎也牙將受約束遇
隱娘夫妻云劉僕射果神人不然者何以動召也
願見劉公劉勞之隱娘夫妻拜曰得罪僕射合萬
死劉曰不然各親其主人之常事魏今與許何異
請當留此勿相疑也隱娘謝曰僕射左右無人願
舍彼而就此服公神明耳蓋知魏帥之不及劉也
劉問所須曰每日只要錢二百文足矣乃依所請
忽不見二衛所在劉使人尋之不知所向後潛于

布囊中見二紙衛一黑一白後月餘白劉曰彼未知止必使人繼至今宵請剪髮繫之以紅綃送于魏枕前以表不回劉聽之至四更却反曰送其信矣是夜必使精精兒來殺某及賊僕射之首此時亦萬計殺之氣不憂耳劉豁達大度亦無畏色是夜明燭半宵之後果有二幡子一紅一白飄飄然如相擊于牀四隅良久見一人自空而踏身首異處隱娘亦出曰精精兒已斃拽出于堂之下以藥

木化之爲水毛髮不存矣隱娘曰後夜當使妙手空空兒繼至空空兒之神術人莫能窺其用鬼莫得躡其踪能從空虛入冥莫無形而滅景隱娘之伎故不能造其境此卽繫僕射之福耳但以于闐玉周其頸攤以衾隱娘當化爲蠛蠓潛入腸中聽伺其餘無逃避處劉如言至三更瞑目未熟果聞項上鏗然聲甚厲隱娘自劉口中躍出賀曰僕射無患矣此人如俊鵬一搏不中卽翩然遠逝恥其

不中耳纔未踰一更已千里矣後視其玉果有七
首割處痕逾數分自元和八年劉自許入覲隱娘
不願從焉云自此尋山水訪至人但一請給與
其夫劉如約後漸不知所之及劉薨于軍隱娘亦
鞭驢而一至京師樞前慟哭而去開成年昌裔子
縱除陵州刺史至蜀棧道遇隱娘貌若當時甚喜
相見依前跨白衛如故謂縱曰郎君大災不合適
此出藥一粒令縱吞之云來年火急拋官歸維方
脫此禍吾藥力只保一年患耳縱亦不甚信遺其
繒綵一無所受但沈醉而去後一年縱不休官果
卒于陵州自此無復有人見隱娘矣

韋騶

韋騶者明五音善長嘯自稱逸群公子舉進士一
不第便已曰男子四方之志豈拘節于風塵哉游
岳陽太守以親知見辟數月謝病去騶親弟騶
行溺于洞庭湖騶乃水濱慟哭移舟湖神廟下欲

焚其廟曰千金賈胡安穩獲濟吾弟窮悴乃罹此殃焉用爾廟爲忽于舟中寐夢神人盛服來謁謂騶曰幽冥之途無枉殺者明公先君嘗爲城守方剛謹正鬼神避之撤淫祠甚多不當廢者有一二神上訴帝初不許固請十餘年乃許與後嗣一人謝二廢廟之主然亦須退不能知其道進無以補於時者故賢弟當之耳儻求喪不獲卽我之過令水工送屍湖上騶驚悟其事遽止遂命漁舟施釣

緡果獲弟之屍於岍是夕又夢神謝曰鬼神不異忿怒而畏果敢以其誠也君今爲人果敢如是吾所以懷畏昔洞庭張樂是吾所司願以至音酬君厚惠所冀觀咸池之節奏釋浮世之憂煩也忽覩金石羽籥鏗鏘振作騶甚歎異以爲非據曲終乃寤

圓觀

圓觀者大曆末雒陽惠林寺僧能事田園富有粟

帛梵學之外音律大通時人以富僧爲名而莫知所自也李諫議源公卿之子當天寶之際以遊宴飲酒爲務父愷居守陷于賊中乃脫粟布衣止于惠林寺悉將家業爲寺公財寺人日給一器食一杯飲而已不置僕使斷其聞知唯與圓觀爲忘言交促膝靜話自旦及昏時人以清濁不倫頗生譏誚如此三十年二公一旦約遊蜀州抵青城峨眉同訪道求藥圓觀欲游長安出斜谷李公欲上荆

州三峽爭此兩途半年未決李公曰吾已絕世事豈取途兩京圓觀曰行固不繇人請出三峽而去遂自荆江上峽行次南浦維舟山下見婦人數人錦襜負翳而汲圓觀望見泣下曰某不欲至此恐見其婦人也李公驚問曰自上峽來此徒不少何獨恐此數人圓觀曰其中孕婦姓王者是某託身之所逾三載尚未婉懷以某未來之故也今旣見矣卽命有所歸釋氏所謂循環也謂公曰請假以

符咒遣其速生少駐行舟葬某山下浴兒三日公當訪臨若相顧一笑卽某認公也更後十二年中秋月夜杭州天竺寺外與公相見之期李公遂悔此行爲之一慟遂召婦人告以方書其婦人喜躍還家頃之親族畢至以枯魚獻于水濱李公往爲授朱字符圓觀具湯沐新其衣裝是夕圓觀亡而孕婦產矣李公三日往觀新兒襁褓就明果致一笑李公泣下具告于王王乃多出家財葬圓觀明

日李公回棹言歸惠林詢問觀家方知有理命後十二年秋八月直指餘杭赴其所約時天竺寺山雨初晴月色滿川無處尋訪忽聞葛洪川畔有牧豎歌竹枝詞者乘牛叩角雙髻短衣俄至寺前乃觀也李公就謁曰觀公健否却問李公曰真信士與公殊途慎勿相近俗緣未盡但願勤修不墮卽遂相見李公以無由敘話望之潛然圓觀又唱竹枝步步前去山長水遠尚聞歌聲詞切韻高莫知

所詣初到寺前歌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
 不要論慙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常存寺前
 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
 山川遊已遍印

上瞿塘後三年李公拜諫

紅綫

紅綫潞州節度使薛嵩家青衣善彈阮咸又通經
 史嵩遣掌牋表號曰內記室時軍中大宴紅綫謂

嵩曰羯鼓之音頗悲調其聲者必有事也嵩亦明
 曉音律曰如女所言乃召而問之云某妻昨夜亡
 不敢乞假嵩遽遣放歸時至德之後兩河未寧初
 置招義軍以釜陽為鎮命嵩固守控壓山東殺傷
 之餘軍府草創朝廷復遣女嫁魏博節度使田承
 嗣男男取滑州節度使令狐彰女三鎮互為姻婭
 人使日浹往來時田承嗣嘗患熱毒風遇夏增劇
 每曰我若移鎮山東納其涼冷可緩數年之命乃

命軍中武勇十倍者得三千人號外宅男而厚恤
養之常令三百人常直州宅卜選良日將并潞州嵩
聞之日夜憂悶咄咄自語計無所出時夜漏將傳
轅門已閉杖策庭除惟紅綫從行紅綫曰主自一
月不皇寢食意有所屬豈非鄰境乎嵩曰事係安
危非爾能料紅綫曰某雖賤品然亦有解主憂者
嵩乃具告其事曰我承祖父遺業受國家厚恩一
旦失其土疆卽數百年勲伐盡矣紅綫曰易爾不

足勞主憂也乞放某一到魏郡看其形勢觀其有
無今一更首途三更可以復命請先定一走馬兼
具寒暄書其它卽俟某卻回也嵩大驚曰不知女
是異人我之暗也然事若不濟反速其禍奈何紅
綫曰某之行無不濟者乃入閨房飾其行具梳烏
鬢髻攢金鳳釵衣紫繡短袍繫青絲輕履胸前佩
龍文七首額上書太乙神名再拜而儵忽不見嵩
乃反身閉戶背燭危坐常時飲酒數合是夕舉觴

十餘不醉忽聞曉角吟風一葉墮露驚而試問卽
紅綫回矣高喜而慰問曰事諧否曰不敢辱命又
問曰無傷殺否曰不至是但取牀頭金合爲信耳
紅綫曰某子夜前三刻卽到魏郡凡歷數門遂及
寢所聞外宅男止于房廊睡聲雷動見軍士卒步
于庭廡傳呼風生某發其左扉抵其寢帳田親家
翁止于帳內鼓趺酣瞑頭枕文犀髻包黃縠枕前
露囊一七星劍劍前仰開一金盒盒內書生身甲

子與北斗神名復著名香及美珍散覆其上揚
玉帳但期心豁于生前同夢蘭堂不覺命懸于手
下寧勞禽縱祇益傷嗟時則蠟炬光凝爐香燼煨
侍人四布兵器森羅或頭觸屏風斲而殫者或手
持巾拂寢而伸者某攀其簪珥縻其襦裳如病如
昏皆不能寤遂持金合既出魏城西門將行二百
里見銅臺高揭而漳水東注晨飈動靜斜月裊林
憂往喜還頓忘于行役感知酬德仰副于心期所

以夜漏三時往反七百餘里入危邦經五六城冀
減主憂敢言其苦嵩乃發使遺承嗣書曰昨夜有
客從魏中來云自元帥頭邊獲一合不敢留駐謹
卻封納專使星馳夜半方到見搜捕金合一軍憂
疑使者以馬撾叩門非時請見承嗣遽出以金合
授之奉承之時驚怛絕倒遂駐使者止于宅中狎
以私宴多其錫賚明日遣使賚繒帛三萬疋名馬
二百匹他物稱是以獻于嵩曰某之首領繫在恩

私便宜知過自新不復更貽伊戚專膺指使敢議
姻親役當奉轂後車來則麾鞭前馬所置紀綱僕
號爲外宅男者本防他盜亦非異圖今並脫其甲
裳放歸田畝矣由是一兩月內河北河南人使交
至而紅綫辭去嵩曰女生我家而今欲安往又方
賴女豈可議行紅綫曰某前世本男子學江湖間
讀神農藥書救世人災患時里有孕婦忽患蠱癥
某以芫花下之婦人與腹中二子俱斃是某一舉

殺三人陰功見誅降為女子使身居賤隸氣稟賊
 星所幸生于公家今十九年矣使身厭羅綺口窮
 甘鮮寵待有加榮亦至矣況國家建極慶且無疆
 此輩背違天理當盡弭患昨往魏郡以示報恩兩
 地保其城池萬人全其性命使亂臣知懼烈士安
 謀在某一婦人功亦不小固可贖其前罪還其本
 更當遁跡塵中棲心物外澄清一氣生死常存
 嵩曰不然遺爾千金為居山之所給紅綫曰事關

來世安可預謀嵩知不可駐留乃廣為餞別悉集
 賓客夜宴中堂嵩以歌送紅綫酒諸坐客中冷朝
 陽為辭曰采菱歌怨木蘭舟送客魂消百尺樓還
 似維妃乘霧去碧天無際水空流歌畢嵩不勝悲
 紅綫反袂且泣因偽醉離席遂亡其所在

許雲封

許雲封樂工之邃者貞元初韋應物自蘭臺郎出
 為和州牧非所宜願頗不得志輕舟東下夜泊靈

壁驛時雲天初秋灑露凝冷月中冷風將以屬辭
忽聞雲封遂聲嗟嘆久之韋公洞曉音律謂其遂
聲酷似天寶中梨園法曲李謨所吹者遂召雲封
問之乃是李暮外孫也雲封曰某任城舊士多年
不歸天寶改元初生一月時東封回駕次至任城
外祖聞某初生相見甚喜乃抱詣李白學士乞撰
令名李公方坐旗亭高聲命酒當壚賀蘭氏年且
九十餘邀李置飲于樓上外祖高遂送酒李公握

筓醉書某胸前曰樹下人不語不語真我好語
及日中煙霏謝陳寶外祖辭曰本於學士乞名今不
解所書之語李公曰此卽名在其間也樹下人是
木子木子李字也不語是莫言莫言暮也好是女
子女子外孫也語及日中是言午言午是許也煙
霏謝陳寶是雲出封中乃是雲封也卽李暮外孫
許雲封也後遂名之某纔始十年身便孤立因乘
義馬西入長安外祖憫以遠來令齒諸舅學業謂

某性知音律教以橫篴每一曲成必撫背賞嘆值
梨園法部置小部音聲凡三十餘人皆十五以下
天寶十四載六月日侍驪山跣蹕是貴妃誕辰上
命小部音聲樂長生殿仍奏新曲未有名會南進
荔枝因以曲名荔枝香左右歡呼聲動山谷是年
安祿山叛車駕還京自後俱逢離亂漂流南海近
四十載今者近訪諸親將抵龍丘韋公曰吾有乳
母之子其名千金嘗於天寶中受篴李供奉藝成

身死每所悲嗟舊吹之篴卽李君所賜也篴囊出
舊篴雲封跪封悲切撫而觀之曰信是佳篴但非
外祖所吹者又謂韋公曰竹生雲夢之南鑿在柯
亭之下以今年七月望前生明年七月望前伐過
期不伐則其音實未期而伐則其音泛浮者外澤
中乾乾者受氣不全氣不全則其竹天凡發揚一
聲出入九息古之至音者一疊十二節一節十二
敲今之名樂也至如落梅流韻感金谷之遊人折

柳傳情悲玉關之戍客誠有清響異音非至音無
以降神而祈福也其已天之竹遇至音必破所以
知非外祖所吹者韋公曰欲信女鑿遂破無傷雲
封乃奉遂吹六州遍一壘未盡劃然中裂韋公驚
嘆久之遂禮雲封于曲部

甘澤謠

終

瑯嬛記卷上

元 伊世珍 席夫 輯

張茂先博學強記嘗爲建安從事游于洞宮遇一人于塗問華曰君讀書幾何華曰華之未讀者則二十年内書蓋有之也若二十年外則華固已盡讀之矣其人論議超然華頗內服相與驩甚因共至一處大石中忽然有門引華入數步則別是天地宮室差幾引入一室中陳書滿架其人曰此歷

代史也又至一室則曰萬國志也每室各有奇書
惟一室屋宇頗高封識甚嚴有二犬守之華問故
答曰此皆玉京紫微金真七瑛丹書紫字諸秘籍
指二犬曰此龍也華歷觀諸室書皆漢以前事多
所未聞者如三墳九丘禱祝春秋亦皆在焉華心
樂之欲賃住數十日其人笑曰君癡矣此豈可賃
地耶卽命小童送出華問地名對曰瑯嬛福地也
華甫出門忽然自閉華回視之但見雜草藤蘿繞

石而生石上苔蘚亦合初無縫隙撫石徘徊久之
望石下拜而去華後著博物志多瑯嬛中所得帝
使削去可惜也

玄觀手抄

大曆中有人獨行到鳳凰臺望見一男子與一婦
人相和而歌聲徹雲際婦人歌曰深閨寒鎖難成
夢那得同衾共繡床一自與郎江上別霜天更自
覺宵長男子和曰纖阿歛照窓風起漸覺霜寒逼
玉床幽恨從來無早暮不知宵漏向人長又歌曰

愁聽黃鶯喚友聲空閨曙色夢初驚窓前總有花
牋紙難寄妾心字字明和曰遙知把筆怯禽聲密
語書來屢自驚若道花牋傳不盡幽情含處已分
明又歌曰寂靜璇閨度歲年並頭蓮葉又如錢愁
人獨處那堪此安得君來共枕眠和曰愁多四月
日如年金錯囊無買醉錢滿地落花愁不寐非關
明月夜遲眠又歌曰臥病匡床香屢添夜深猶有
一絲烟懷君無計能成夢更恨砧聲到枕邊和曰

燈未滅夜愁添輕帳低垂薄似烟忘却閨中

無寐空教魂夢到君邊歌罷其人迫而視之乃二
獸焉一類猪而體特高蔚有文彩一類龍而小徧
體純黃色其人驚而走行者問之因語其故共往
觀之寂然無所見惟竹書一束在地取視簡策幾
毀文不可辨惟首隸書地出梓桐僞失厥衆邪去
立言灌平獲誦于古有文乍得斯人慈心勿用筆

冠日輪三十二字

誠齋雜記

昔有姜氏與鄰人文冑通殷勤文冑以百鍊水晶
針一函遺姜氏姜氏啓履箱取連理線貫雙針結
同心花以答之故定情篇曰素縷連雙針謝氏詩源
人謂步搖爲女髻非也蓋以銀絲宛轉屈曲作花
枝插髻後隨步輒搖以增媚媚故曰步搖採蘭雜志
如意者昔有貧士多玄善陰德旁及鳥獸而菽水
不贍忽遇一道士遺以一物謂之如意曰汝陰功
感神故以相與勿輕用也凡心有所欲一舉之頃

隨卽如意雖冬雷夏雪起死延年皆可得之今商
之世有十四年大旱天運自然孰敢有違汝欲救
之當解其半耳商世果大旱至七年湯乃齋戒剪
髮斷爪素車白馬身嬰白茅以爲犧牲禱于桑林
天忽大雨及數千里其人方私隱元元爲之一舉
耳後人倣其制號如意云採蘭雜志

博物志云上芝爲車馬故樂府云芝爲車謝氏詩源
長生上藥有朱洞瓊泉姑射謫女日命蓮華童子

進九天先生其泉出檀芽峰內乃英妃撫長琴歌
怨蘭花處怨蘭花曲名其辭曰人間一別下視微
茫蘭花發色在彼閨房自離妾手懼其弗芳蘭乎
蘭乎展不可忘

修真錄

女子吳淑姬未嫁夫亡未亡時晨興醜面玉簪墜
地而折已而夫亡其父以其少年欲嫁之女誓曰
玉簪重合則嫁居久之見士子楊子治詩諷而悅
之使侍兒用計覓得一卷心動欲與之合啓奩視

之簪已合矣遂以寄子治結爲夫婦焉

誠齋雜記

真觀寶高才博學儀神雋令而性託夷簡目不視
邪色要其心固有所待一日遇僧如公相之曰君
相淡泊取菩薩位如拾芥耳第淫根未斷奈何觀
寶曰師言知我勝我自知若素志一遂天下浮華
不足棄也僧曰昔緣一遇後當見我與君相別不
過二十年後觀寶謂鳳凰才子佳人精彩照耀
各相謂曰素願已畢誓伉儷終身及二十年後復

遇此僧于叢林中觀寶以前愆不能無愧色僧曰
君勿必愧是君夙緣固應及此及今努力彼岸非
遙卽說偈曰世有男女相此人自分別以佛視淫
慾如蚊蚋交感譬如兩木人分作男女根設機能
搖動解衣共喜戲兩根雖相接無增亦無減以佛
視世人交感誠如是汝若發菩提往事如空華天
女本來淨摩登媼第一今各成正果淨媼無分別
試使取淨媼追尋了無得如何空華相展轉謂真

實此是衆生心汝何固執着淨媼無差別卽法

明心觀寶言下大悟

禪林寶語

沈休文雨夜齋中獨坐風開竹扉有一女子携絡
絲具入門便坐風飄細雨如絲女隨風引絡絡繹
不斷斷時亦就口續之若真絲焉燭未及跋得數
兩起贈沈曰此謂冰絲贈君造以爲冰紈忽不見
沈後織成紈鮮潔明淨不異于冰製扇當夏日甫
携在手不搖而自涼

賈氏說林

李女贈賢夫以瑪瑙宛轉環丹山白水宛然在焉
握之而寢則夢入其中始入甚小漸進漸大有名
山大川之勝異木奇禽宮室璀璨心有所思隨念
輒見因名曰華胥寶環

真率齋筆記

陳郡莊氏女精于女紅好弄琴有琴一張名曰駐
電每弄梅花曲聞者皆云有暗香人遂籍籍稱女
曰莊暗香女更以暗香名琴女一日悔曰此豈女
兒事耶遂絕絃不復鼓矣

真率齋筆記

藍橋驛乞玉漿黑犀合子下款妙觀三十二年周
旋多慶先音永寶十四字

修真錄

王吉夜夢一螿在都亭作人語曰我翌日當舍
此吉覺異之使人于都亭候之司馬長卿至吉曰
此人文章當橫行一世天下因呼螿爲長卿卓
文君一生不食螿

成都舊事

南方有比翼鳳飛止飲啄不相分離雄曰野君雌
曰觀諱總名曰長離言長相離着也此鳥能通宿

命死而復生必在一處紂時集于長桐之上人以
爲雙頭鳥不祥及文武興始悟曰此並興之瑞也

博物志餘

吳耽不好碁見人着輒曰汝非死將軍奈何以鬼

陣相攻後人因名碁曰鬼陣 採蘭雜志

閩門沙盆潭獨無白鳥帳幕可已與滇中寶珠寺

荊州李姥浦同 致虛閣雜俎

姚氏女月華與楊子名達者相愛月華少失母隨

父寓于楊子江江上端午有龍舟之戲月華出看

達見其素腕褰簾結五色絲跳脫鬢髮如漆玉鳳

斜簪巧笑美盼容色艷異達神魂飛蕩然非敢望

也每日懷思因製曲序其邂逅名曰泛龍舟一日

月華見達昭君怨詩愛其匣中縱有菱花鏡羞向

單于照舊顏語情不能已私命侍兒乞其舊稿楊

出于非望樂不可言立綴艷體詩以致其情自後

遂各以尺牘往來然終不易近月華有寄達詩題

曰古怨其詩曰江水悠悠春草綠對此思君淚相
續羞將離恨向東風理盡瑤琴不成曲

本傳

姚月華贈楊達灑海刺二尺作履履霜霜應履而

解謂是真西蕃物也因貽詩曰金刀剪紫絨與郎

作輕履願化雙仙鳧飛來入閨裏

本傳

昔有人飲于錦城謝氏其女窺而悅之其人聞子

規啼心動即謝去女恨甚後聞子規啼則怔忡若

豹鳴也使侍女以竹枝驅之曰豹汝尚敢至此啼

乎故名子規為謝豹

成都舊事

姚月華與楊達久會謂之大會暫會謂之小會又

大會謂之鵝鵝會小會謂之白鷓會

本傳

堂北曰背堂南曰襟故陸士衡詩曰焉得忘歸草

言樹背與襟言前後皆樹庶冀其忘也

謝氏詩源

試鶯家多美釀試鶯不善飲時為宋遷索取試鶯

恒曰此豈為某設哉祗當索與郎耳因名酒曰索

郎後人謂索郎為桑落反音亦偶合也恐非本指

真率齋

筆記

姑射謫女問九天先生曰天地毀乎曰天地亦物也若物有毀則天地焉獨不毀乎曰既有毀也何當復成曰人亡于此焉知不生于彼天地毀于此焉知不成于彼也曰人有彼此天地亦有彼此乎曰人物無窮天地亦無窮也譬如蠅居人腹不知是人之外更有人也人在天地腹不知天地之外更有天地也故至人坐觀天地一成一毀如林花

之開謝耳寧有既乎

玄虛子仙志

姑射謫女曰天上地下而人在中何義也九天先生曰謂天外地內則可謂天上地下則不可天地人物不猶鷄卵乎天為卵殼地為卵黃人物為卵

白 玄玄子

姑射謫女曰人能出此天地而游于彼天地乎曰能也駕無形之馬御大虛之風以無不出也無不游也天地雖多在吾心也吾心雖大無為

體也汝其游矣乎 玄虛子

宋遷寄試鶯詩有云誓成烏鰂墨人似楚山雲人多不解烏鰂義南越志云烏鰂懷墨江東人取墨書契以給人物逾年墨消空紙耳 謝氏詩源

昔有人得安期大棗在大河之南煮三日始熟香聞十里死者生病者起其人食之白日上昇故地

名煮棗

賈子說林

昔宗美思桑娣不見候月徘徊于川上見一大魚

浮于水面戲囑曰汝能爲某通一問于桑氏乎魚遂仰首奮鱗開口作人語曰諾宗美出袖中詩一首納其口中魚若吞狀卽躍去是夜桑娣聞叩闥聲從門隙視之見一小龍據其戶驚而入不寢達旦開戶視之惟見地上彤霞牋一幅詩曰飄飄雲中鶴遙遙慕其儔蕭蕭獨處客悒悒思好逑愁心何當已愁病何當瘳誰謂數武地化作萬里修誰謂長河水化作瀼瀼流誰謂比翼鳥化作各飛鷗

悲傷出門望川廣無方舟無由謁余欵馳想託雲

浮由此觀之則魚能寄書實有是事統素製魚盛

書更是一事 玄散堂詩話

姚月華得楊達書有密語者伏讀數十遍燒灰入

醇酎飲之謂之欵中散 本傳

季女贈賢夫以綠華尋仙之履素絲鎖蓮之帶白

玉不落之簪黃金雙蝶之鈕皆製極精巧當世希

觀之物也 別傳

楊達贈姚月華以筆墨書側理云奉送不律隄

有二女侍在側問曰不律隄糜何也曰楚謂之聿

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皆筆名也漢人有墨名曰

隄糜女子博物有如此者 本傳

古之老人飯後必散步欲搖動其身以消食也故

後人以散步為消搖 採蘭雜志

蚊投水中能化小魚小魚不獨魚子生也 採蘭雜志

姚月華筆札之暇時及丹青花卉翎毛世所鮮及

然聊復自娛人不可得而見也嘗爲楊生畫芙蓉
匹鳥約畧濃淡生態逼真楊喜不自持覓銀光紙
裁書謝之其大畧云連枝欲長忽阻山蹊比翼將
翔遽乖雲路思結章臺垂柳心馳普救啼鶯幸傳
尺素之丹青豈任寸心之銘刻江湖恍在案波浪
倏翻窓植寫斷腸飛揮交頸繭紙發其枝幹兔管
借之羽毛雌戲蘋川雄依苔石色與露花同照爛
翼將風葉共低昂明鏡曉開苦憶文君之面踈螢

夜度遙思織女之機所冀吾人獲同斯畫越溪吳
水之上常得雙開漢樹秦草之間永教對舞

本傳

吳郡有婚姻墩昔有女子送葬道逢書生于此各
以目相挑後成婚姻故以爲名後世誤以婚姻爲
分金且以爲管鮑事更謬

真率齋筆記

蘭待女子同種則香故名待女待女花宜男草是
絕對也

採蘭雜志

輕雲鬢髮甚長每梳頭立于榻上猶拂地已縮髻

左右餘髮各粗一指結束作同心帶垂于兩肩以珠翠飾之謂之流蘇髻于是富家女子多以青絲效其制亦自可觀故杜子美贈美人詩曰笛唇揚折柳衣髮挂流蘇謝氏詩源

甄后既入魏宮宮庭有一綠蛇口中恒有赤珠若梧子大不傷人人欲害之則不見矣每口后梳粧則盤結一髻形于后前后異之因效而爲髻巧奪天工故后髻每日不同號爲靈蛇髻宮人擬之十

不得一二也

採蘭雜志

黃帝鍊成金丹鍊餘之藥汞紅于赤霞鉛白于素雪宮人以汞點唇則唇朱以鉛傅面則面白洗之不復落矣後世效之以施脂粉極其可笑採蘭雜志

霍光園中鑿太池植五色睡蓮養鴛鴦三十六對望之爛若披錦故相逢行曰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

謝氏詩源

唐厲玄度江見一婦人屍收葬之夜夢在一處如

深山中明月初上清風吹衣遙聞有吹笙聲音韻
縹緲忽有美女在林下自詠云紫府參差曲清宵
次第聞及就試得緱山月夜聞王子晉吹笙題用
夢中語作第三第四句竟以是得賞舉進士人以
爲葬婦人之報

林下詩談

昔杜子美詩有得意者宗武年十二恒于暗中誦
之言紙有金字光明射目孫綽爲著作郎每自暗
中見筆端吐光若火余初不信近見朝士暗中脫

衣或用手拂皆有光灼爍一室俱明始知富貴之
士尚然光彩橫發而况文章不朽盛業乎字筆有

光固其宜也

採蘭雜志

河間王琛有妓曰朝雲善歌又有綠鸚鵡善語朝
雲每歌鸚鵡和之聲若出一琛愛之號爲綠朝雲

採蘭
雜志

莊瞻香暗中彈琴右手指有金花照爛几案因自

造金花之曲

真率齋筆記

貞觀中冬月祁寒韋維家池水徹底俱凍至季春
水無停流而此池凝結如故使人鑿之乾堅如石
維往諦視皆水晶也人以爲祥瑞其近岸方丈餘
有踈松樹影依然在內維製爲屏風置室中遠視
皆爲以真松樹也爭以紙摹之後舉進士自大理
丞累至戶部郎中善于剖判時人稱之

志奇

沈世坦謝美人製魚書甚奇一時傳誦中有云製
楚江之鯉裁越國之綾造化杳冥出茲針線鱗甲

髣髴成彼丹青雖辜彈鋏之心聊作傳書之使素
手得蒙一水寧辭鮫室啣珠綵毫倘點雙睛尚冀
龍門燒尾註曰昔楊隱之女有仙術與父爭衡隱
之以土撚作小丸散土中卽生梧桐數株枝葉青
蔥女以素綾剪小魚一沾水卽躍去共爲笑樂忘
其貧約顧士思少時見隣家捕魚恒買放之一日
有美男子叩門贈以明珠曰此鮫室上珠報君活
我士思後爲吏部郎沈明遠畫一魚不點雙睛嘗

戲詫人曰若點當化龍夫有一童子拈筆試點沈
叱之魚已躍去矣欲詰童子失其所在鯉魚躍龍
門必雷神與燒其尾乃得成龍

文苑真珠

張九齡知蕭炅不學故相調謔一日送芋書稱蹲
鴟蕭荅云損芋拜嘉惟蹲鴟未至耳然僕家多惟
亦不願見此惡鳥也九齡以書示客滿坐大笑

青棠

集

金多陶樂民人範磚以築垣鐵鮮猶魏帝后製笄

以飾首是有餘則賤不足爲榮也故炎歆泐夫
石則貧賤者不思輕暖之裘寒冰結于江湖則富
貴者無用生涼之席註曰陶樂猶魏皆國名謝仙
女盛夏上玄宗以生涼之席

賈子說林

李易安賀人孿生啓中有云無午未二時之分有
伯仲兩楷之侶旣繫臂而繫足實難弟而難兄玉
刻雙璋錦挑對襟註曰任文二子孿生德卿生于
午道卿生于未張伯楷仲楷兄弟形狀無二白汲

兄弟母不能辨以五綵繩一繫于臂一繫于足粹文

拾遺

唐詩有閨中少女愛春陽何處春陽不斷腸翠袖

弓腰渾忘却羅幃空度九秋霜宋詩有吹火鶯唇

歛投柴玉臂斜回看烟裏面却似霧中花皆一詩

而兩事迥矣不同採蘭雜誌

余延壽選杜甫詩作六十卷其餘二十餘卷不足

存欲畀宋無忌有一俗客將掩為已物延壽不欲

遂臨之以刃與之以犖糜之容而被夷光之服何

益哉而求如此也其後有覺之者仍入杜集中葛膠

李思訓畫一魚甫完未施藻荇之類有客叩門出

看尋入失去畫魚使童子覓之乃風吹入池水內

拾視之惟空紙耳後思訓臨池往往見一魚如所

畫者嘗戲畫數魚投池內經日夜終不去臥游記

舜以玉策書聖臣之名金策書賢臣之名銀策書

功臣忠臣之名水晶策書才臣之名衆臣則書于

木策木用墨書餘皆紫龍涎和繪實書紫龍涎者
舜使虞虎養一紫龍虎恒持燕炙示龍而不即與
食龍俯而垂涎虎以器盛之滿一合然後與食以
爲常每日得涎一合繪實者仙草也堯時生于朝
堂之前四時有花取其實磨入紫龍涎色正赤可
以畫金玉其色透入金玉中一寸宮人佩玉盡畫
鸞鳳須得良工一筆有誤終不可改

賈子說林

王豐爲穀城令治民有法民多暴富歌之曰天厚

穀城生王公爲宰三月恩澤通室如懸磬今擊鍾
豐印一日墮地損其鼻鈕明日視之則覆斗也豐
異之問功曹張齊齊對曰自昔君印多用覆斗以
臣料之君當封乎後果封中山君

賈子說林

曹昊字太虛武林人也因慕淵明別字元亮性愛
種菊至秋無種不備一日早起見大黃菊當心生
一紅子漸大三日若櫻桃焉人皆不識有隣女周
少夫者年十六姿甚淑令月下同女伴來看竟摘

食之食已忽乘風飛去吳驚報其家父母姊妹向
天號哭初不反顧自首及足漸沒于青天之中已
而有老父至向菊拊掌嘆息曰我無緣哉何至之
遲也吳方問故忽變一老狐馳去數日後諸菊盡
死此地方百里三年無菊吳始悟仙家所謂菊實
者卽此物也

玄虛子仙志

謝幼輿折齒之後猶不能忘情聞此女爲戴姓之
妾而未及訪其所在日夜悲思體爲之病戴安道

女嘗一見此女採桑思所以解謝閉目想像者累
日一下筆卽肖造幼輿曰僕近取一妾姿色頗亦
不惡頃偶戲貌一圖聊試示卿幼輿見之心知此
女爲安道有也自後更不思之久之方知安道給
已亦終不動矣

致虛閣雜俎

一人爲蛇傷痛苦欲死見一小兒來曰可用兩刀
在水內相磨取水飲之効言畢化爲綠螭走入壁
孔中其人如方卽愈因號綠螭爲蛇醫卽守宮也

一婦人病陰中痒不敢告人苦甚平日奉觀世音像甚謹正病時見一尼持藥一函至曰煎此洗之卽愈矣尼忽不見啓視之乃蛇床子吳茱萸苦參也

採蘭雜誌

主父旣胡服夜恒獨觀天象一夕見有神人自天而降主父拜之覩其狀貌端莊艷麗面有光輝手指如玉音聲清亮授主父以玄女隱身之術九鍊

變骨之丹忽復足下起五色雲從天西北去後主父入秦直至昭王所居六英之宮而人不覺夜靜昭王方與儀姬戲帷中主父因以匕首刺昭王中之而不傷昭王驚疑有諸侯刺客遣官追捕而主父猶在傍也主父知秦之世數未絕故歸亡何遇李兌之變閉主父于沙丘三月啓視重門鑰鑄封識如故而主父去矣蓋尸解云其後趙勗遇主父于嵩山之下道服閑行勗拜主父荅拜勗曰君猶

在也忘李兌之仇乎王父笑而不荅

玄觀手抄

天師張與材善畫龍變化不測了無粉本求者鱗

集海內幾遍晚年修道懶於舉筆人有絹素輒呼

曰畫龍來頃之忍一龍飛上絹素即成畫矣故人

間往往有言畫龍飛去者

丹青記

試鶯以朝鮮厚繭紙作鯉魚函兩面俱畫鱗甲腹

下令可以藏書此古人尺素結魚之遺制也試鶯

每以此遺遷嘗有詩云花箋製葉寄郎邊江上尋

魚為妾傳郎處斜陽三五樹路中莫近釣翁船

觀中事也

玄散堂詩語

仙人名鳳子與笙璫會于九口鳳子曰余二月丙

子離天汝十一月丙辰離地何相得之甚也笙璫

曰降雖不同而證方之時固當同也于是各以生

生二肆之符相授註云生生二肆長生之秘訣

修真錄

靈芝一名壽潛一名希夷故劉庭芝取以為字

續古

註今

山中老人以禿鷲頭形刻杖上謂之扶老以此鳥能辟蛇也古今註以禿鷲為扶老甚謬

採蘭雜志

鷓鴣一名內史一名花豸

採蘭雜志

蛺蝶一名春駒

採蘭雜志

韓朋墓木有相思子有海石若荳辦入醋能移動

者亦曰相思子

採蘭雜志

絳樹一聲能歌兩曲二人細聽各聞一曲一字不

亂人疑其一聲在鼻竟不測其何術當時有黃華

者雙手能寫二牘或楷或草揮毫不輟各自有意

余謂絳樹兩歌黃華二牘是確對也

志奇

謝霜回有七寶靈檀之几几上有文字隨意所及

文字輒形隸篆真草亦如人意譬如一人欲修道

則使其人自觀几上則便有文字因其緣分性資

而曲誘之又如心欲得某物則几上便有文字曰

某處可得又如欲醫一病人或欲作一戲法則文

字便曰服何藥愈念何呪書何符即得也甚至讀書偶忘一句一字無不現出霜回寶之故道經云世有靈檀則百事可圖世有神瓜則飲食可廢玄觀

抄手

昔有燕飛入人家化為一小女子長僅三寸自言

天女能先知吉凶故至今名燕為天女

採蘭雜志

結草虫一名木螺一名篔簹衣丈人

採蘭雜志

金陵子能作醉來粧

續古今註

太真着鴛鴦並頭蓮錦袴襪上戲曰貴妃袴襪上

乃真鴛鴦蓮花也太真問何得有此稱上笑曰不

然其間安得有此白藕乎貴妃由是名袴襪為藕

覆註云袴襪今俗稱膝袴

致虛閣雜列

沈約有香爐曰辟塵謝靈運有帳亦曰辟塵

採蘭雜志

昔有仙人鳳子者欲有所度隱于農夫之中一日

大雨有隣人來借草履鳳子曰他人草履則可借

我之草履乃不借者也其人怒詈之鳳子即以草

履擲與化為鶴飛去故後世名草履為不借

致虎閣雜

俎

越雋國有吸華絲凡華着之不即墮落用以織錦

漢時國人奉貢武帝賜麗娟二兩命作舞衣春暮

宴于花下舞時故以袖拂落花滿身都着舞態愈

媚謂之百華之舞

採蘭雜志

徐月英臥履皆以薄玉花為飾內散以龍腦諸香

屑謂之玉香獨見鞋

採蘭雜志

一名少卿

採蘭雜志

昔有母子離別母每見蠨蛸垂絲着衣則曰子必

至也果然故名曰喜子子思其母亦然故號曰喜

母均之一物也

採蘭雜志

公良孺多力仲尼為桓魋伐其所庇大木仲尼將

行公良孺怒拔其根立木而去明日魋視之木更

生根活矣

賈子說林

張夫人暮年不如葦日誦彌陀家人皆笑之謂老

人宜滋補頤養而已僕僕如此恐無益而有損夫
人修之愈篤年七十九每夜暗中見四壁皆纓絡
光輝燭人恍若白晝臨卒焚香几上烟宛轉結成
一彌陀小像初猶烟色漸覺淡黃遂作真金色眉
目若畫一手下垂若今塑接引像衆皆下拜誦佛
號烟像甫消而夫人屬續矣此余目覩謂修淨土
孟浪乎第恐修之不專耳

淨土節要

薛嵩性慈戒殺卽微細如虱亦不害之一夕夢被

上虱甚多漸變爲寸許人謂嵩曰受君之貺非一
日矣今君有急正吾儕效命之秋也遂列行于被
上須臾皆隕嵩驚覺燈火尚明呼待兒視之被上
有一線血痕橫廣尺餘乃死虱也嵩痛惜久之不
知其故蓋是夜有刺客爲主所屬得金百斤來害
嵩其人有古劔利甚着處必破見血立死是夜其
人劔一下卽見血以爲殊死矣歸報其主相對歡
甚明日遣人矚之無恙也訪得虱事始知其夢蓋

虱代嵩死也

魏生禁殺錄

李陵爲單于圍夜半使郭超吹笛聲多悲慘胡人

流涕解圍北走

賈子說林

九天先生降王方平宅書尺牘貴籙女曰女商以

來月縣圖刻滄一寸矣更減其半汝得復還本處

幸自努力方平問故先生對月屈指曰自垂象以

來至黃帝時減若干自黃帝以至唐堯又減若干

自唐堯以至三代漸減至今則愈減矣減之又減

以至于無則天地毀不但是也卽世間聲色滋味

莫不漸減如人自少至老精神消損頃刻不停亦

復如是非日變而月化也人皆不覺以真人觀之

若日影過庭分毫不差耳時八月十五日也

修真錄

族雪道君有顯色天膏封以軟玉油牋命玉童寄

侍琴仙女于繡雲山中女方謫下爲田夫女捧之

淚下忽悟夙因敬拜稽首酌酒服之引鏡自照顏

色媚于平時天膏者自崑崙以東三千里有五色

山東曰廉遲南曰垂臺西曰鑑木北曰固元中曰
中秀東青南赤西白北黑中黃如五方色上生雲
作烏色各如之栖嗣榮之林食條輕之果土人拾
其糞和海中五色魚膏搨地深五尺藏其中三月
取出化爲水鍊以成膏色白如雪婦人以敷面面
得之而白唇得之而朱鬢髮得之而黑服之則顏
色美好芳香芬烈可以長生女未謫時遨游于此
曾試此膏故淚垂焉

修真錄

梅喬先生有顛狗咬方隨試輒驗用斑貓七個去
翅足爲末酒服洩于盆內有衣沫如狗形者爲妙
如無再服服七次雖無亦不發矣

上池編

鄙嘗謂高達夫燕歌行千載稱之第一篇皆三韻
一換獨鐵衣遠戍下五韻差不稱耳顏敷應聲戲
改曰邊庭颼颼那可薄絕域蒼茫無所掠殺氣三
時作陣雲寒聲一夜傳征柝却佳

林下詩談

英妃未遇仙時腋下忽生碧毛人以爲不宜無何

義至曰仙毫長矣可共行也英妃對時人謝曰我
碧毫小仙也久爲世溷今當去汝等努力會當見
我于玄門耳遂乘雙白鶴飛去

修真錄

燕地有頻婆味雖平淡夜置枕邊微有香氣卽佛
書所謂頻婆華言相思也昔袁上芳時以此致張
子由此觀之則當時未必不以爲相思也

採蘭雜志

昔有客過茅君時當大暑茅君子手巾內解茶葉
八與一葉密食之五內清涼異口其所以從來茅

君曰此蓬萊山穆陀樹葉衆仙食之以當飲又有
寶文之蓋服之不飢謝幼貞詩曰摘寶文之初蓋

拾穆陀之墜葉

謝氏詩源

一人病瘡醫禱甚久不愈有一道士至以棗一枚
按病人口上誦呪三遍曰我從東方來路逢一池
水水內一尊龍九頭十八尾問他喫甚麼專喫瘡
疾鬼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勅卽與病人服之卽
愈道士不別忽不見

二酉餘談

謝秘書平生不嗜書獨愛沈約集行立坐臥靡不
諷詠薛道衡戲曰沈郎書真可秘耶謝猶以爲未
足尊崇沈遂獨構一室四壁寫沈詩案頭席上寫
作小卷及冊子甚夥不復雜一他書大書于額曰

沈郎書室 子真雜抄

齊凌波以藕絲連螭錦作囊四角以鳳毛金飾之
實以辟寒香以寄鍾觀玉觀玉方寒夜讀書一佩
而徧室俱暖芳香襲人鳳毛金者鳳皇頸下有毛

若綬光明與金無二而細軟如絲遇春必落山下
人拾取織爲金錦名鳳毛金明皇時國人奉貢宮
中多以飾衣夜中有光惟貴妃所賜最多裁衣爲
帳燦若白日上笑曰勝于飛燕合德明珠多矣觀
玉謝凌波詩曰錦囊寄贈可消魂解道縫時獨掩
門不敢喚人收墮珥蘭膏留得指頭痕 林下詩談
夢神曰趾離呼之而寢夢清而吉有呪曰元州牂
管娶竺米題臨臥誦七遍吉 致虛閣雜俎

鏡聽呪曰並光類儷終逢協吉先覓一古鏡錦囊
盛之獨向竈神勿令人見雙手捧鏡誦呪七遍出
聽人言以定吉凶又閉目信足走七步開眼照鏡
隨其所照以合人言無不驗也昔有女子十一行
人聞人言曰樹邊兩人照見簪珥數之得五因悟
曰樹邊兩人非來字乎五數五日必來也至期果
至此法惟宜于婦女

賈子說林

袁運字子先嘗以奇香一丸與莊姬莊姬藏于笥

終歲潤澤香達于外其冬閭中諸蟲不死胃寒而
鳴姬以告袁袁曰此香製自宮中其間當有返魂
乎

真率齋筆記

筆神曰佩阿研神曰淬妃墨神曰回氏紙神曰尚

卿筆神又曰昌化

致虛閣雜俎

舜漁于澤聞水中有聲若雷見一玉牌浮出水面

取視之其文曰受而禪惟汝彥因名其澤曰雷

葛

姚月華少遭坎坷其效徐淑體寄楊達語多悲怨

其辭曰妾生兮不辰盛年兮逢屯寒暑兮心結夙
夜兮眉顰循環兮不息如彼兮車輪車輪兮可歇
妾心兮焉伸雜沓兮無緒如彼兮絲棼絲棼兮可
理妾心兮焉分空閨兮岑寂粧閣兮生塵萱草兮
徒樹茲憂兮豈泯幸逢兮君子許結兮殷勤兮香
兮剪髮贈玉兮共珍指天兮結誓願爲兮一身所
遭兮多舛玉體兮難親損食兮減寢帶緩兮羅裙
菱鑑兮慵啓博爐兮焉薰整襪兮欲舉塞路兮荆

人兮欲語鞞匝兮頑嚚煩寃兮憑胸何時
可論願君兮見察妾死兮何瞋即使徐娘復生不
復遠讓也

本傳

倉公夢游蓬萊山見宮室崔嵬金碧璀璨光輝射
目忽一童子以杯水進倉公飲畢五內寒徹仰首
見殿榜曰上池仙館始知所飲乃上池水也由是

神于診脉

膠葛

虞伯施少受學于顧野王野王當夏日聞蟬聲使

詠之伯施操筆便成詩曰垂綏飲清露流響出踈
桐居高聲自遠非是藉秋風野王喜曰此子沉靜
寡欲當享大名于天下

虛樓續本事詩

周穆王迎意而子居靈卑之宮訪以至道後欲以
爲司徒意而子愀然不悅奮身化作玄鳥飛入雲
中故後人呼玄鳥爲意而

玄虛子仙志

龜千年者能至蓬萊山下覓仙人洗丹鼎水服之
輒生翅能飛變化不測不但能巢蓮葉游卷耳已

也

膠葛

下士學道因其氣昏故茹素以澄其氣上士遇卽
食之但不殺耳氣清則心清心清則入道易矣

修真

錄

昔有丈夫與一女子相愛自季夏二十六日以書
札相通來年是日篋中殆滿皆憑一鳥往來此鳥
殊解人意至是日忽對女子喚曰情急了女子因
書繫其足曰秋期若不果有如白日惟其所爲

因名此鳥爲情急了沈如筠詩云好因秦吉了一
爲寄深情秦吉了後人誤呼謝氏詩源

錢塘潮逐月直而生

續古今註

蜚蚊一名青鳥一名解憂

採蘭雜志

猫一名女奴

採蘭雜志

張叔良字房卿大曆中與姜窈窕相悅姜贈以鬢
髮藏于枕傍蘭膏芳烈因寄以詩云几上博山靜
不焚匡牀愁以對斜曛犀梳寶鏡人何處半枕蘭

香空綠雲

本傳

漢有女子舒襟爲人聰慧事事有意與元羣通嘗
寄羣以蓮子曰吾憐子也羣曰何以不去心使婢
荅曰正欲汝知心內苦故後世子夜歌有見蓮不
分明等語皆祖其意

謝氏詩源

孫真人有黃昏散夫妻反目服之必和又名合歡
叔良製以爲丸贈窈窕窈窕不服佩之裙裾香氣

異常

本傳

用碗水虛空以手指寫天上金鷄叫地下草鷄啼
兩鷄并一鷄九龍下海喉嚨化如滄海二十五字
只誦七遍飲之愈骨鯁又書鳥飛龍下魚化丹丘
八字亦佳 二酉餘談

瑯嬛記卷中

杜康造酒因名酒曰杜康故魏武短歌行曰何以
解憂惟有杜康 謝氏詩源

灌氏秋日寄梅璋詩曰珍簟生涼夜漏餘夢中恍
惚覺來初魂離不得空成病面見無由浪寄書窓
外江村鍾響絕枕邊梧葉雨聲疎此時最是思君
處腸斷寒猿定不如梅荅云忽見西風起洞房虛
家何處鬱金香文君未奔先成渴顛顛初逢已自

傷懷夢欲尋愁落葉忘憂將種恐飛霜惟應分付
青天月共聽牀頭漏漸長

本傳

小黃女子名觀失其姓與書生喬子曠筆札周旋
喬子曠博學能文詞寄觀詩多不可解者余偶覽
雜書識其一二其詩曰美人心共石頭堅翹首佳
期空黯然安得千金遺侍者一燒鵲腦繡房前志
林云鵲腦燒之令人相思又云曉來扶病鏡臺前
無力梳頭任髮偏消瘦渾如江上柳東風日日起

還眠漢時有楊柳每日三眠三起又云旭日曠曠
破曉霾遙知粧匣下芳堦那能飛作桐花鳳一集
佳人白玉釵桐花鳳小干玄鳥春暮來集桐花一
名收香倒掛又名探花使性馴好集美人釵上出
成都又曰孤燈纔滅已三更窓雨無聲鷄又鳴此
夜相思不成夢空懷懷夢到天明漢武帝思李夫
人東方曼倩獻懷夢草帝懷之即夢出鍾火山

林下

詩談

姚月華時以石華遺達云出丹洞玉池異於他處
色如南水晶清明而瑩久服延年達以詩謝月華
曰青桂仙女隔蓬萊珠樹金窓向曉開燕子羽毛
非廣袖殷勤也帶石花來

本傳

風俗通云筮侯曰坎侯故玄伯詩云坎侯旣張筮
簧迭奏鼉錯傳曰爲中周虎落師古曰虎落者竹
箴相連遮落之也故世芳詩云不須防虎落聊復
策龍韜西南夷傳曰不毛之地故雲孟詩云德澤

連枯骨聲華及不毛趙后傳壁帶往往爲黃金
師古曰壁帶壁之橫木露出如帶于帶之中以金
爲釭若車釭之形也故音美詩云簾衣翻玉殿壁
帶耀金釭

謝氏詩源

遜頓國有淫樹花如牡丹而香種有雌雄必二種
並種乃生花去根尺餘有男女陰形以別雌雄種
必相去勿遠二形晝開夜合故又以夜合爲名又
謂之有情樹若各自種則無花也雌實如李而差

大雄實如桃而小男食雌實女食雄實可以愈虛損

採蘭雜誌

近有士子作游女詩中一聯云不曾憐玉笋相競採金鹽人多不解金鹽二字余近讀煮石經云五加皮一名金鹽始知玉笋金鹽對極妙而初不合

掌

謝氏詩源

近一竒童有送人至瀛州詩曰人逢隨客意鳥聽信天緣對絕佳昔有奚倩者游于瀛日暮至一所

見一婦人美而艷在門倩曰此地可借宿乎婦人曰敝居蕭瑟故當隨客意耳倩入婦人即使侍兒具酒餽共飲食之遂與之偶明日送至野外垂涕而別贈倩以黃裏綠衣卽乘綵雲而去蓋仙云信天緣一名信天翁

謝氏詩源

九天先生曰無極之極而太極生太極極而生陰陽陰陽極而生天地天地極而生萬物蔚乎盛哉本無極也寂乎無哉源萬物也萬物極極而返天

地天地極極而返陰陽陰陽極極而返太極太極
極極而返無極無極至矣有往而無返

玄虛子

九天先生曰無極一而太極衆無極無窮而太極
有窮也譬之種植無極猶元氣乎太極爲根陰陽
爲枝葉天地爲華萬物爲實

玄虛子

或曰天地衆矣亦有數乎曰無數也凡物有限而
始有數無極無限者也則天地亦無限何數之可
言乎曰天地雖衆有生滅乎曰滅于是則生于彼

生無窮滅亦無窮也曰然則有統之者乎曰有治
一天地之主號曰金昊治萬金昊之主曰諸福治
萬諸福之主曰九招治萬九招之主曰沛歸治萬
沛歸之主曰發間自發間而上無有窮極非吾之
所得知也

玄虛子

曰每一天地年載有數乎曰無數曰無數則焉有
滅曰非無數也不可以數論也譬之于人有壽有
夭曰天地大小等乎曰亦猶人也有大有小有長

有短曰日月星辰山川草木同乎曰亦猶人也耳
目口鼻毛髮手足大抵同也

玄虛子

紫竹約方喬于望雲門暫會因于墻陰之下問履
蒼苔鞋底盡濕而方不至俄聞人語遂歸繡闥獨
倚畫屏不勝悵恨作踏莎行一闕寄方云醉柳迷
鶯懶風熨草約郎暫會閑門道粉墻陰下待郎來
蘚痕印得鞋痕小花日移陰簾香失裊望郎不到
心如擣避人愁入倚屏山斷魂還向墻陰繞

本傳

紫竹與方喬久別而想像難真因覓銀光紙序其
悲愁眷戀之意復綴以上筭子詞云繡閣鎖重門
攜手終非易墻外憑他花影搖那得疑郎至合眼
想郎君別久難相似昨夜如何繡枕邊夢見分明
是

本傳

趙明誠幼時其父將爲擇婦明誠晝寢夢誦一書
覺來惟憶三句云言與司合安上已脫芝芙草拔
以告其父其父爲解曰汝待得能文詞婦也言與

司合是詞字安上已脫是女字芝芙草拔是之夫
二字非謂汝爲詞女之夫乎後李翁以女女之卽
易安也果有文章易安結襦未久明誠卽負笈遠
游易安殊不忍別覓錦帕書一剪梅詞以送之詞
曰紅藕香殘玉簾秋輕解羅裳獨上蘭舟雲中誰
寄錦書來雁字回時月滿樓花自飄零水自流一
種相思兩處閑愁此情無計可消除纔下眉頭却

上心頭

外傳

易安以重陽醉花陰詞函致明誠明誠嘆賞自愧
弗逮務欲勝之一切謝客忘食忘寢者三日夜得
五十闕雜易安作以示友人陸德夫德夫玩之再
三曰只三句絕佳明誠詰之荅曰莫道不消魂簾
捲西風人似黃花瘦政易安作也

外傳

武帝與麗娟看花而薔薇始開態若含笑帝曰此
花絕勝佳人笑也麗娟戲曰笑可買乎帝曰可麗
娟遂命侍者取黃金百斤作買笑錢奉帝爲一日

之歡蓄薇名賣笑花自麗娟始也

賈可說林

張說于元宵召諸姬共宴苦于無月夫人以雞林夜明簾懸之炳于白日夜半月出惟說宅無光簾奪之也

採蘭雜志

子瞻在惠州與朝雲閒坐時青女初至落木蕭蕭悽然有悲秋之意命朝雲把大白唱花褪殘紅朝雲歌喉將嚙淚滿衣襟子瞻詰其故荅曰奴所不能歌是枝上柳綿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也子

瞻聞然大笑曰是吾政悲秋而汝又傷春矣遂罷

朝雲不久抱疾而亡子瞻終身不復聽此詞

林下詞談

楊炯初見鄭義真誦其姪女容華臨鏡曉粧詩鄭大擊節後誦已作數十首鄭皆曰不如首作炯爲之汗背容華詩曰啼鳥驚眠罷房櫳曙色開鳳釵金作縷鸞鏡玉爲臺粧似臨池出人疑向月來自憐方未已欲去復徘徊

林下詩談

雷威作琴不必背桐遇大風雪中獨往峨嵋酣飲

着蓑笠入深松中聽其聲連延悠颺者伐之斲以爲琴妙過于桐有最愛重者以松雪名之

採蘭雜志

九爲陽數古人以二十九日爲上九初九日爲中九十九日爲下九每月下九置酒爲婦女之歡名曰陽會蓋女子陰也待陽以成故女子于是夜爲

藏鈎諸戲以待月明至有忘寐而達曙者

採蘭雜志

郭無鑿池得一空棺中有鐵物洗而視之乃琴也有斷絃處撫試設而彈之寂然無聲以語尚書郎

姚範範異之亦不知爲何物尋有客來訪言能彈此用法鑿去腹中泥鏽遂弄數曲音響非恒撫拜求授得昭雲泣猿二曲戒勿傳人他人鼓之不復鳴矣

志奇

關關贈俞本明以青華酒杯酌酒輒有異香在內或有桂花或梅或蘭視之宛然取之若影酒乾亦不見矣俞寶之

真率齋筆記

近余友王九蓮居士修淨土一心觀想夜夢見佛

皆塑像非活佛也無可柰何一日遇僧寂公居士告以故僧曰此特易耳因問居士曰君想像先公能得其平生容貌乎曰能夢中所見與生時有異乎曰無異也僧曰佛本無相因物見相自今以後宜卽以先公作阿彌陀佛想漸想先公眉間有白毫光面如真金坐蓮花上其身漸大皆可想像則君先公卽活佛矣居士如法修之自後夢見其父卽心謂是佛久之其父遂引坐蓮花與說法要有

所得專修益篤尋有父執姓馬者其父未死時爲商蜀中十年不歸一日叩門求見言某日得危疾死半日被吏執縛歷諸地獄正惶急忽見金光照耀中擁人影趺坐蓮花呼某姓名某諦視之乃尊公也命吏送歸遂活故不惜遠歸拜謝因問尊公何修而至此居士具以實告馬異之亦誓如說求生淨土由此觀之則寂公此法不直能自度兼能度人一舉兩得發前人所未發

安養記

八九月中月輪外輕雲時有五色下黃人每值此則急呼女子持鍼線小兒持紙筆向月拜之謂之乞巧惟吳媪有一女年十二拜之甚勤一夕月下飛一五色綵雲如手掌大駐于女前衆皆恐女徑吸食之味甚香美明旦梳頭窺鏡面色艷冶彈琴讀書不習而能媪喜甚改名爲綵雲有詩一卷行于世

于世

下黃私記

玄宗與玉真恒于皎月之下以錦帕裹目在方丈之間互相捉戲玉真捉上每易而玉真輕捷上每失之滿宮之人撫掌大笑一夕玉真于袿服袖上多結流蘇香囊與上戲上屢捉屢失玉真故以香囊惹之上得香囊無數已而笑曰我比貴妃差勝也謂之捉迷藏

致虛閣雜俎

天寶十三年宮中下紅雨色若桃花大真喜甚命宮人各以碗杓承之用染衣裾天然鮮艷惟襟上色不入處若一馬字心甚惡之明年七月遂有馬

鬼之變血汗衣裾與紅雨無二上甚傷之

致虛閣雜俎

薛若社好讀書往往徹夜一日遇比丘告之曰夜半不臥則血不歸心君雖好學恐非延益之道薛謂潛心傳記則心昧於時何夜半之可得知乎僧因就水中捉一魚赤色與薛曰此謂知更之魚夜中每至一更則爲之一躍薛畜盆中置書几至三更魚果三躍薛始就寢更名曰代漏龍

採蘭雜志

馬嵬老媪拾得太真襪以致富其女名玉飛得雀

頭履一隻真珠飾口以薄檀爲莖長僅三寸玉飛奉爲異寶不輕示人則纏足必在貴妃之先足下所記女子纏足起于李後主官娘新月狀似未深考矣

姚鶯尺牘

灼灼與河東人神通目授不復可見以軟絹帕裹紅淚寄之後姚鶯有秋閨詩曰菊花人共瘦楓葉淚俱紅

謝氏詩源絹一作絹

宋太祖微時夜臥至人靜時常有光如車輪內見

黃龍若在波浪中出沒魚鼈之類不可勝數亦有
極恠之物從而見焉皆作金色光芒刺目頃之始
滅有見之者後皆貴夫蜃海蛭也而吐氣皆樓臺
人物太祖人主也而見光皆波浪魚龍所不可解
膠葛

郎玉嗜酒而家赤貧遇仙女于嵩山中投以一珠
曰此醉龍珠也諸龍含之以代酒味踰若下玉甫
視珠而女忽不見矣

致虛閣雜俎

南唐後主坐碧落宮召馮延巳論事至宮門逡巡
不進後主使使促之延巳云有宮娥着青紅錦袍
當門而立故不敢徑進使隨共行諦視乃八尺琉
璃屏畫夷光獨立圖也問之董源筆也此與孫權
彈蠅何異

丹青記

子產死家無餘財子不能葬國人哀之丈夫舍玦
珮婦人舍珠玉以賻之金銀珍寶不可勝計其子
不受自負土葬于邢山國人悉輦以沉之河因名

金水至今水上時有金氣

賈子說林

宋遷以霞光牋裁作小番長尺廣寸實素魚錦囊

中遺試鶯謂之新尺一

採蘭雜誌

紫竹旣爽秋期方喬憾惋蹉跎時景忽復青陽喬
以尺牘故相譏調紫竹爲菩薩蠻詞雜以戲語以
解之曰約郎共會西廂下嬌羞竟負從前話不道
一睽違佳期難再期郎君知我愧故把書相詆寄
語不須慌見時須打郎喬復以詞戲荅云秋風卽

擬同衾枕春歸依舊成孤寢爽約不思量翻言要
打郎鴛鴦如共耍玉手何辭打若再負佳期還應

我打伊

本傳

紫竹工詞善于調謔恒謂天下無其偶自得方喬
目爲重寶尺牘之間往往呼之時紫竹有南番桃
花片重數錢色如桃花而明瑩如榴肉市之得百
金因戲以菩薩蠻詞寄方喬曰與郎眷戀何時了
愛郎不異珍和寶一寶百金償筭來何用郎戲郎

郎莫恨珍寶何須論若要買郎心憑他萬萬金喬
爲之撫掌

本傳

長夏喬讀書于種梅館懷思紫竹至于忘食一日
紫竹忽遺以書其大畧云欲結朱繩應須素節泣
珠成淚久比鮫人流火爲期聊同織女春風鴛帳
裡不妨雁語驚寒暮雨雀屏中一任鷄聲唱曉喬
荅之詞亦多瑋麗東尾附以玉樓春詞曰綠陰撲
地鶯聲近柳絮如綿烟草襯雙鬟玉面碧窓人一

紙銀鈎青鳥信佳期遠卜清秋夜桐樹梢頭明月
挂天公若解此情深今歲何須三月夏

本傳

紫竹投誓書于喬因寄踏莎行一闕云筆銳金針
墨濃螺黛盟言寫就囊兒袋玉屏一縷獸爐烟蘭
房深處深深拜芳意無窮花牋難載簾前細祝風
吹帶兩情願得似堤邊一江淥水年年在

本傳

大觀中有方喬者樂至人也與女子紫竹者甚相
得其所贈生查子詞云晨鶯不住啼故喚愁人起

無力曉粧慵閑弄荷錢水欲呼女伴來鬪草花陰
裡嬌極不成狂更向屏山倚又云思郎無見期獨
坐離情慘門戶約花關花落輕風颭生怕是黃昏
庭竹和烟黠斂翠恨無涯強把蘭缸點其風調可
知也 本傳

鯉一名程龍

採蘭雜志

李白有馬名黃芝

採蘭雜志

袁瓘秋日詩曰芳草不復綠王孫今又歸人都不

解施廕見之曰王孫蟋蟀也

謝氏詩源

袁瓘爲施廕作古硯歌中有句云青州熟鐵不足
數衛公結隣差可方古有青州熟鐵硯甚發墨

謝氏

詩源

近有一人姓魏家修武善彈以鐵爲丸能先彈樹
木迴丸中鳥人以爲神一夕夢其亡父謂曰我往
好彈害物甚多今託生爲汝後園樹上鳥汝宜戒
此勿復彈也魏覺心動欲戒之翌日游園中見諸

鳥翻飛不覺興動乃自思惟夢乃妄想所結况吾
父平生何等人也顧託生爲鳥乎理所必無遂復
彈焉彈至亭午樹上一鳥向魏鳴聲甚悲若乞命
者魏惡之一丸纔中而魏十指一時不仁魏始大
悔命工製小棺葬其鳥于樹下

續傲告

湯旣伐桀讓于務光務光笑曰以九尺之夫而讓
天下于我是形吾短也羞而沉于水有只尺之魚
負之而去

賈子說林

吳人沈愛觀漁漁人網得一鏡背上有文曰紫金
鍊精晝燭鬼形愛以百錢買之置閣內時時有人
物影平生所未覩者往來于鏡內夜恒有光愛一
日見亡父坐蓮花上身小于花愛妻又見死狗復
活對之泣皆鬼也愛畏之仍投入舊處

採蘭雜志

更羸之妻能作鎖雲囊佩之陟高山有雲處不必
開囊而自然有雲氣入其中歸至家啓視皆有雲
氣白如綿自囊而出囊大如蠶繭而可以開合更

羸善射每言能仰射入雲中其妻不信因以一囊
繫箭頭令射之及墜驗之果有白雲在內因名箭
曰鎖雲故子美詩曰翻身向天仰射雲

謝氏詩源

向日靜坐調息可以延年

玄觀手抄

吾心如目妄念如塵埃必無可入之理

玄觀手抄

昔有婦人思所歡不見輒涕泣恒灑淚于北牆之
下後灑處生草其花甚媚色如婦面其葉正綠反
紅秋開名曰斷腸花又名八月春卽今秋海棠也

採蘭

雜志

羲之有巧石筆架名扈班獻之有班竹筆筒名裘

鍾皆世無其匹

致虛閣雜俎

西施舉體有異香每沐浴竟宮人爭取其水積之
鬕瓮用松枝灑于帷幄滿室俱香鬕瓮中積久下
有濁滓凝結如膏宮人取以曬乾香踰于水謂之
沉水製錦囊盛之佩于寶袜交趾蜜香樹水沉者
曰沉水亦因此借名

採蘭雜志

夜來初入魏宮一夕文帝在燈下詠以水晶七尺
屏風障之夜來至不覺面觸屏上傷處如曉霞將
散自是宮人俱用臙脂倣畫名曉霞粧

採蘭雜志

吳秀有仙風道骨葛仙翁欲度之但色心未絕一
夕秀讀書燈下有女子叩門啓視絕色也與之處
者兩月一日過仙翁翁曰君兩月不見態色非常
豈復有桑中之遇乎秀笑而不荅仙翁袖中出一
丸藥云此藥以醇酒下能令婦人顏色媚好秀持

歸如方與女飲之少選女云腹痛就枕秀呼問不
應秉燭視之惟一具枯骨而已秀殊驚平生色心
爲之冰釋蓋仙翁所爲也後受仙翁元明秘法年
八十九白日昇天秀字長君

續列仙傳

修西方第一要發信心信得實有是處實有是理
方可往生故雖一生勤行苦行受諸波羅提木叉
毗尼藏而加之以伽陀作陀那鉢底臨終之時一
念猶豫卽入底栗車泥梨迦道雖一生淪于濁蓋

作阿僧祇黑業臨終之時生一念信堅如金剛不可移易則能往生向之黑業如冰遇火不能爲累故第一要發信心也註云波羅提木叉戒也毗尼藏律也伽佗諷誦也陀那鉢底施主也底栗車畜生也泥梨迦地獄也阿僧祇無數也

安養記

李夫人着繡襦作合歡廣袖故羽林郎曰廣袖合

歡襦

謝氏詩源

黃鵠一名遙翮一名鳥鵠

雜志

昔有女仙喜食衆草日夜恒不臥一日食一樹葉酣臥不欲覺殊愉快因名其樹曰愉後人改心從木卽今榆樹也後女仙繞宮門種之時與族雪道君會于下使金童講鏐虹寶典

修真錄

君子國有鳳凰嶺出天狗一名胎詹女仙與族雪道君各以玉膏鍊成上藥以相饋遺

修真錄

金母召羣仙宴于赤水命謝長珠鼓拂雲之琴舞驚波之曲坐有碧金鸚鵡杯白玉鸕鷀杓杯乾則

杓自挹欲飲則杯自舉故太白詩云鷓鴣杓鸚鵡
杯非指廣南海螺杯杓也

謝氏詩源

王維爲岐王畫一大石信筆塗抹自有天然之致
王寶之時果愚間獨坐注視作山中想悠然有餘
趣數年之後益有精彩一旦大風雨中雷電俱作
忽拔石去屋宇俱壞不知所以後見空軸乃知畫
石飛去耳憲宗朝高麗遣使言幾年月日大風雨
中神嵩山上飛一奇石下有王維字印知爲中國

之物王不敢留遣使奉獻上命羣臣以維手蹟較
之無毫髮差謬上始知維畫神妙徧索海內藏之
宮中地上俱灑鷄狗血壓之恐飛去也

丹青記

應元少年悟道恒曰天地內外前後百千萬億劫
事不知非聖人也胸中有分毫之知亦非聖人也
或曰胸中旣無知又安能得知應元曰汝知所以
不知我不知所以知其人取十九史中最僻一人
事業試之應元屈指歷歷言之若親識其人尚曰

此大略耳若審言之則自生至死一日一時無不可也其人卽指史傳曰此處多不合何耶應元笑曰非我不合史乃史不合我也子謂史可皆信乎其人尚猶豫因遣人覓平生不相識者數人來面試之應元卽一一言其往事惟大過則爲隱之數人無不魂動股栗叩頭不已至問未來窮通得失則曰勉之而已其後應元誓不言此日惟與人飲酒笑談而恒在山中覓藥草救人

妙觀雅言

河伯宴伯禹于河上獻亥旣之珠透山光玳瑁五
灰陳兆大龜延螭翥鳳鮫綃百兩宜土四時寶華
珊瑚樹五十株人間所無奇寶不可勝數禹悉不
受惟受河圖及大龜珊瑚樹兩株而行大龜者以
桃柳松栢榆樹灰藏于篲竹櫝中欲卜先齋戒三
日加灰于龜背穆布于壇上主人具圭璧史策祝
曰某祗告于玉靈大君厥有某事未知吉凶惟爾
有靈其實圖之昭格時命禮畢視龜吉凶之辭已

在灰上矣珊瑚樹禹樹舜朝堂左右及禹受禪樹
上五色氣光明燭天禹崩啓踐祚四時花開如故
至大康荒逸弗恤國事樹死亥旣珠者夜中宴樂
懸于殿中光徹如白日客甫持觴而珠中衆音互
作宴罷音亦已玳瑁者其光能隔山照見五丈山
之小大不論卽隔墻亦只五丈而已

賈子說林

楊與月華別曰少日卽來不覺爽期及歸姚不卽
見之楊戲書一句送曰女姚雖美只如半朶桃花

姚正怒索筆對曰人信爲高莫費一番言說楊愈

益奇之

本傳

縫衣詩自太宗宮人孟浩然後鮮覩佳者近惟謝
幼睿一首字字精工不啻青出于藍也詩曰懶向
粧臺理曉粧爲郎獨自製衣裳金針入處心俱痛
素線牽時恨共無霜戶敢辭纖手冷芸窓思貼弱
肌香縫成不恠無鴻雁羸得宵來覆妾牀爲一時

傳誦

玄散堂詩話

一人畏鬼夜忌野行應元曉之日天下之可見處則人物不可見處皆鬼神也故有幽明之別使鬼神而無乎則雖曠野更深亦必有使鬼神而有乎則身之左右前後白晝之中無非鬼神也汝不見所謂箕仙者乎此亦鬼也甫焚符誦呪隨感而至豈擇野外乎故君子不懈惰于閨屋不矯飾于廣坐莊生有云無人非無鬼責正謂是也子苟正心修行則鬼神方敬畏子而不暇其敢犯子而子

顧畏之乎其人大悟自後恒丙夜野外獨行至不

必燈火

妙觀雅言

本壽問于母曰富貴家女子必纏足何也其母曰吾聞之聖人重女而使之不輕舉也是以裹其足故所居不過閨闔之中欲出則有帷車之載是無事于足者也聖人如此防閑而後世猶有桑中之行臨邛之奔范睢曰裹足不入秦用女喻也

修竹閣次

一人問應元曰觀音大士女子乎荅曰女子也又一人曰經云觀音菩薩勇猛丈夫何也荅曰男子也又一人曰觀音一人而子一男之一女之者非矛盾乎荅曰非也觀世音無形故普門品述現衆身爲人說法既能現衆身則飛走之物以至蟻蠓醯雞皆可耳豈直男女乎

妙觀雅言

應元博訪玄門了無所得一日謁悟師問如何是佛師曰無心是佛應元曰師兄假我十日常卽成

佛若不成非應元也旣歸自恨根性遲鈍靜居一室有一念起卽自搯其臂肉肉盡出血雜念卽隨日大減至第十日大雨閃電一照豁然念斷無心可得矣遂見悟悟喝曰無心不是佛應元言下大悟人視其臂無完膚矣

妙觀雅言

孫鳳有一琴名吐綬彈之不甚佳獨有人唱曲則琴絃自相屬和因改名曰自鳴但琴背有一孔若蛀者一日有一道人乞食因見曰此中有蛀不除

之則將速朽袖中出一小竹筒倒黑藥少許孔側
卽有一綠色虫走出背上隱隱有金線文道人納
虫竹筒中竟去自後唱曲琴絃不復鳴矣鳳恠之
有博物君子說及此事嘆曰此異寶也謂之鞠通
有耳聾人置耳邊少時卽愈喜食枯桐元愛古墨
鳳始悟道人竹筒中藥蓋古墨屑也

賈子說林

呼子先夜不臥惟倚藜杖閉目少頃卽謂之睡後
與酒姥仙去留其杖子先故人陸麟寶之謂之藜

牀後麟卒命其子置于棺中

賈子說林

馮小憐有足爐曰辟邪手爐曰鳧藻冬天頃刻不
離皆以其飾得名

採蘭雜志

姚子貫字歆孟陳郡人有寶鏡背銘云鏡焉作自
尚方銅焉產自丹陽觀其寶觀其藏延年益壽樂
且康芳名寶鏡俱未央

子真古鏡記

窈窕寄叔良春思詩曰門前梅柳爛春輝妾織流
黃獨在機雙燕不知腸欲斷啣泥故故傍人飛張

于是愈不能忘情矣

本傳

郭曖宴客有婢鏡兒善彈箏姿色絕代李端在坐時竊寓目屬意甚深曖覺之曰李生能以彈箏爲題賦詩娛客吾當不惜此女李卽席口號曰鳴箏金粟柱素手玉房前欲得周郎顧時時誤拂絃曖大稱善徹席上金玉酒器并以鏡兒贈李

虛樓續本事詩

魯人有僕忽不見旬日而返主欲笞之僕曰臣之姑修玄女術得道白日上昇昨降于泰山召臣飲

極歡不覺遂旬日臨別贈臣以金矢一乘曰此矢不必善射宛轉中人而復歸于笮主人試之果然韞而寶焉因以金僕姑名之自後魯之良矢皆以此名

膠葛

嘉平二十五日叔夜宿醒未解窈窕烹百和解醒湯進之隨飲而醒後遂依法作湯名窈窕湯

本傳

經霜冬瓜皮同朴硝煎湯洗翻花痔立愈又有法以葡萄代瓜皮亦療痔白芷甘松三賴附子尖飛

鹽皮硝輕粉少許肥皂共搗丸治雀子班烏藥細磨冷濃茶治湯火用生白礬末半分入臍以一指甲水滴之治婦人小便不通積年坑廁上鷄殼煑湯服治乾霍亂用細辛白芷雄黃好酒研末入麝香少許服治毒蛇風狗傷鹽和油敷上治蜘蛛咬遍身生絲亂髮灰吹入鼻治鼻衄欲死黃連一兩酒浸曬吳茱萸一兩滾湯泡七八次聞木樨香止曬乾用真神麩爲糊作丸如梧子大食後荷葉湯

送下三十丸治梅核膈密陀僧滑石等分生姜汁

調敷治腎囊瘡

梅喬先生藏方

張璘者秦人也字子石年二十與其弟耕性好讀書耕畢輒握典籍吾伊隴上人皆笑曰凡讀書者皆求所以榮親戚顯名聲也今終日孜孜而不離畝畝則讀書何益乎人謂張孺子多才吾不信矣璘聞之曰是何難哉于是裹糧負書求見秦王說之以彊秦弱諸侯之策指甚深妙秦王說之拜爲

上卿璘曰臣少貧賤恒爲鄉里所戮笑幸遇陛下
官爲上卿實非所冀有如籍陛下神靈使得錦衣
還鄉足矣秦王留之再三固辭于是賜以黃金珠
玉錦繡發車馬人徒送之歸里人以爲榮無不蒲
伏而前不敢仰視璘故自尊貴而痛抑之居數日
盡召宗族鄉黨與歡飲盡出所賜黃金珠玉錦繡
散之家無所留躬操耒耜與妻子戮力終不出矣
陳勝吳廣起變名姓入山中及沛公定天下人有

遇之容色鮮好採藥行歌

賈子說林

七夕徐婕妤雕鏤菱藕作奇花異鳥攢于水晶盤
中以進上極其精巧上大稱賞賜以珍寶無數上
對之竟日喜不可言至定昏時上自散置宮中凡
上令宮人閤中摸取以多寡精粗爲勝負謂之鬪
巧以爲歡笑

致虛閣雜俎

海中所產多類人身而人魚其全者也蚺青類人
首眉目宛然玄羅類人足戚車類男陰文嚙類女

陰文嚙卽淡菜亦名東海夫人至于貴鈴類鳳蕊

鍾類鹿鳩賊類象木藻類鳧更奇

余皇日疏

管夫人性喜蘭梅下筆精妙不讓水仙有時對庭

中修竹亦自興至不能自休

丹青記

紫竹愛綴詞一日手李後主集其父玄伯問曰後

主詞中何處最佳荅曰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

江春水向東流玄伯默然

本傳

西域有獸如犬含水嚙馬目則馬瞑眩欲死故凡

馬皆畏之名曰馬見愁宣宗時國人獻其皮帝賜

羣臣編爲馬鞭一場卽走謂之不須鞭

採蘭雜志

石尤風者傳聞爲石氏女嫁爲尤郎婦情好甚篤

爲商遠行妻阻之不從尤出不歸妻憶之病亡臨

亡長嘆曰吾恨不能阻其行以至于此今凡有商

旅遠行吾當作大風爲天下婦人阻之自後商旅

發船值打頭逆風則曰此石尤風也遂止不行婦

人以夫姓爲名故曰石尤由此觀之古時仍有尤

姓也近有一榜人自言有奇術恒曰人能與我百
錢吾能返此風人有與之風果止後人云乃密書
我爲石娘喚九郎歸也須放我舟行十四字沉水

中

江湖紀聞

聊媛記卷下

姑蘇城中皮日休市有小橋名鶴舞父老相傳吳
時有二鶴在其地對舞已而飛集金昌門外青楓
橋東化爲鳳凰飛入雲際今鳳凰橋是也沈學士
詩曰不如雙白鶴對舞石橋邊謝侍郎詩曰願作
江頭雙鳳凰奮飛直向青雲裏是一事

謝氏詩源

施廕起自微平生未嘗見書僅識數字而已一旦
學誦殷願詩隨誦隨悟染指詩牘便多驚人昔人

有不識字能誦蓮花經者豈非宿習使然乎

金剛鑽

膏神曰雁孃黛神曰天軼粉神曰子占脂神曰與
贅首飾神曰妙好衣服神曰厭多昔楊太真粧束
每件呼之人謂之神粧

採蘭雜志

月華夢月輪墜于粧臺覺忽大悟自幼聰慧組織
饒饒不習而能獨未嘗誦書自此搦管便有所得
其所為古文詞妙絕當時

本傳

蘇味道詩火樹銀花合人謂銀花即火樹中花光

明如銀故曰銀花殊不知銀花亦自有本昔薛瓊
至孝父病嘗其溲而家甚貧嘗出求薪遇老父以
一物與之曰此銀實也用四壁土種之銅盆中置
臥牀下當得銀足贍汝家瓊歸如言種之旬日發
苗又旬日生花花有銀色若鈿螺及結實皆銀也

謝氏詩源

杜羔妻趙氏每歲端午午時取夜合花置枕中羔
稍不樂輒取少許入酒令婢送飲羔即歡然當時

婦人爭效之

採蘭雜志

張芸叟臨江而居其妻遺一素綾鯉魚首尾宛然
腹藏短牘但未盡鱗甲耳芸叟試爲點染便躍入
江中不知所之後漁人網得白魚破腹無腸者賣
之買者命內人烹之及熟啓視不復存矣自後網
得者卽放去謂神魚至重諱舜民

子真畫譜

申豫作詩文恒繞室而走得一佳句便拍案大呼
人謂其足下有文章

採蘭雜志

除夕梅妃與宮人戲鎔黃金散瀉入水中視巧拙
以上來年否泰梅妃一瀉得金鳳一隻首尾足翅
無不悉備

膠葛

薛瑤英于七月七日令諸婢共剪輕綵作連理花
千餘朵以陽起石染之當午散于庭中隨風而上
徧空中如五色雲霞久之方沒謂之渡河吉慶花
藉以乞巧

致虛閣雜俎

金絲荷葉草搗汁服之查塗患處治蛇毒用烏骨

白鷄血少許抹唇上卽活治小兒驚風卒死用甘草濃煎汁調地龍糞輕塗上治小兒陰囊虛腫熊膽塗患處治痔人中白火煨存性一錢銅綠三分麝香二分爲末搽治小兒走馬牙疳端午日收桑葉陰乾爲末每朝白湯下三五匙治痔舊棕燒灰又放在瓦上收火氣侵晨溫茶調服三四錢治婦人血山崩血海敗千年蓮葉陰乾炭火燒存性酒送下治腦漏鷄子白和百草霜搽治小兒赤癩

梅喬

先生藏方

綠珠爲梁伯女生而奕傑好音伯嘗至山中聞吹笛異于常聲覓之弗得忽聞空中語云汝女好音欲傳一曲遠歸乎伯以爲神仙遂下拜因語曰汝卽歸芟取西北方草結一人形被以袿服珠翠設杯酒盃飯命女呼我名曰茵于至三更我當至矣伯歸如法至時果至空中吹笛音極要眇綠珠聽之得十五曲一字不差因名笛曰茵于又曰遠歸

珠效言

遠歸仙笛名 志奇

瑟曰文鵠笙曰采庸鼓曰送君鍾曰華由磬曰洗

東皆仙樂也 致虛閣雜俎

雷威斲琴無為山中以指候之五音未得正躊躇

間忽一老人在傍指示曰上短一分頭豐腰殺已

日施漆戊日設絃則庶可鼓矣忽不見自後如法

斲之無不佳絕世稱雷公琴 賈子說林

女星傍一小星名始影婦女于夏至夜候而祭之

得好顏色始影南並肩一星名瑄朗男子于冬至

夜候而祭之得好智慧 實菴紀聞

張泌江南人字子澄仕南唐為內史舍人初與隣

女浣衣相善經年不復覩精神凝一夜必夢之嘗

有詩寄云別夢依依到謝家小廊回合曲闌斜多

情只有春庭月猶為情人照落花浣衣計無所出

流淚而已 虛樓續本事詩

沈雲卿夢噉羨甚寒仰見天上有無二兩字明日

以告金迥秀迥秀曰羨寒無火也非美乎天無二字非人乎以鄙人觀之君當有美人桑中之喜也沈是日果遇美人苗縝顏色絕代才調無雙沈有詩云十三學繡傍金窓十六梳頭壓大邦色比昭陽人第一才同江夏士無雙沈調金曰子之占夢

卽索統周宣不過也一曰沈雲甫

玄散堂詩話

古有女子與人約曰秋以爲期至上冬猶未相從其人使謂之曰菊花枯矣秋期若何女戲曰疇曰

上冬政素節也是花雖枯要當更生明日菊更生

蓋其人異之因名曰更生花

金剛鑽

客有曰犬姓盧雞姓朱沈尚書曰雞旣姓朱則鴨姓奚也坐上一人謂鴨姓奚至今傳之

採蘭雜志

陳豐與葛勃屢通音問而歡會末由七月七日豐以青蓮子十枚寄勃勃嚼未竟墜一子于盆水中有喜鵲過惡汗其上勃遂棄之明早有並蒂花開于水面如梅花大勃喜曰吾事濟矣取置几頭數

日始謝房亦漸長剖之各得實五枚如豐來數卽
書其異以報豐自此鄉人改雙星節爲雙蓮節

賈子

說林

墨子姓翟名烏其母夢日中赤烏飛入室中光輝
照耀目不能正驚覺生烏遂名之

賈子說林

司書鬼曰長恩除夕呼其名而祭之鼠不敢嚙蠹

魚不生

致虛閣雜紀

楊太真生而有玉環在其左臂環上有八分太真

二小字故小名玉環馬嵬變後明皇朝夕思惟形
神憔悴有道士以少君術求見上極其寵待異得
復見卽死不憾道士出袖中筆墨索細黃絹誦呪
呵筆畫一女人像若天師所畫將符僅類人形而
已使上齋戒懷之凝神定意想其平日三日夜不
懈道士曰得之矣上出像觀之乃真貴妃面貌也
上喜甚道士笑曰未也請具五色帳結壇壁而供
之索十五六聰慧端正之女二十四人齊聲歌子

建步虛詞道士復焚符誦呪吸烟呵像上次命諸
女一一如方呵之至定昏時請上自秉燭入帳中
先是道士以五色石示上謂之衡遙以少許研極
細和以諸藥令作燭外畫五色花謂之還形燭上
既入道士命侍者出反閉金扉以葳蕤鑰鎖之于
是太真在帳中見上泣曰以天下之主不能庇一
姬女何面顏復見妾乎沉香亭下月中之誓何在
也上亦淚下言馬嵬之變出于不意其言甚多太

真意少釋與上曲盡綢繆勝于平日脫臂上玉環
內上臂天未明道士啓扉曰宜別矣上出帳回視
不復更見惟玉環宛然在臂耳道士具言太真所
以尸解今見爲某洞仙甚悉多所秘道士姓王名
舟不知何許人要其術過于李夫人是邪非邪遠
矣此說又與長恨歌異存之脩考

玄虛子仙志

東美有古劔其子得之甚奇上有篆書十六字極
古不可辨太白見之曰是薛燭劔也其文曰終歸

之野鑿鐵鍊精薛燭是造百日斯成

採蘭雜志

唐太宗有古劍七星隱顯隨于北斗恒在燈下試

之使人視雲氣過斗劍上逐星漸隱頃刻不差

膠葛

窈窕以古錢一枚贈叔良青綠色徹骨而凸起者

叔良時置袖間一日忽瑩潤而小凹叔良第謂弄

久剝落耳明日則又復青綠凸起矣心甚異之後

語窈窕窈窕言同蓋窈窕有二古錢贈一留一留

者乃極瑩潤而小凹時復類贈者焉自後察之張

藏者隻日則青綠而凸姜藏者隻日則瑩潤而凹

乃二錢有靈能來去耳由是觀之則張之與姜豈

非夙定之奇遇也乎

本傳

姜思張不得數見藏其指甲著闍婆錦囊中佩之

裙帶時私啓視恍如握手一日覺錦囊差重視之

有物若南蕃石榴子私心異之尋有老僧乞食識

其家有寶氣借觀之遂求買一粒願與直五十金

言藥中用一釐便可延年起死謂之純情舍利反

此爲想便可昇天反想入無便爲佛菩薩也

本傳

窈窕以相思子兩枚書名其上與叔良互藏一枚
謂之留情石又作鸞鵲錦囊盛之繡銘于上曰兩
心如石萬載靡斲

本傳

梁鱸母秦氏大雨中見火光自天降中躍一物赤

色形若鱸飛入室中卽不見是夜生鱸故名鱸及

長從孔子游

晉子說林

蠶最巧作繭往往遇物成形有寡女獨宿倚枕不

寐私傍壁孔中視隣家蠶離箔明日繭都類之雖

眉目不甚悉而望去隱然似愁女蔡邕見之厚價

市歸縑絲製琴絃彈之有憂愁哀動之聲問女琰

琰曰此寡女絲也聞者莫不墮淚

賈子說林

桃源女子吳寸趾夜恒夢與一書生合問其姓氏

曰僕瘦腰郎君也女意其爲休文昭略入夢耳久

之若真焉一日晝寢書生忽見形入女帳旣合而

去出戶漸小化作蜂飛入花叢中女取養之自後

恒引蜜蜂至女家甚衆其家竟以作蜜典富甲里
中寸趾以足小得名天寶中事也

誠齋雜記

蘇紫翦愛謝耽只尺萬里靡由得親遣侍兒假耽
恒着小衫晝則私服于內夜則擁之而寢耽知之
寄以詩曰蘇娘一別夢魂稀來借青衫慰渴飢若
使閒情重作賦也應願作謝郎衣謝亦取女袒服
衷之後爲夫婦

玄散堂詩話

窈窕每得張手札必避人于帳中觀之積之盈笥

名帳中集張以爲類蔡邕之讀論衡私呼爲女作
嗒窈窕有詩云數行心事鯉魚傳輕放金鈎繡帳

懸不是嬌慵貪晝臥衆中無處看花牋

本傳

達飲姚氏酒酣假寐月華命侍兒進以合歡竹鈿
枕温涼草文席皆月華閣中物也

本傳

殷願夜夢牛皮上有二土又有赤玉在其上其子
年十六解曰牛皮革也二土是圭字是鞋字也赤
朱色朱玉珠字也大人當得珠履乎果然

誠齋雜記

女仙曉暈能釀游仙酒飲之而臥夢歷蓬萊赤水
遇安期王喬王母飛瓊之屬採芝爲車驅龍爲馬
無所不至又覩金書玉簡字光灼爍多至言妙道
初覺不轉身尚能記一二策時有梵語者則不能
記耳今人有游仙呪曰果齊寢烝八垓台戾如律
令勅誦七遍書符酒上飲臥亦能如是

玄虛子仙志

先君子言昔有少年博洽典籍其兄爲商遠歸携
一鳥卵問其弟曰鳥卵皆圓此獨方何也少年曰

鳥卵而方有白無黃破之果然問何以知之曰見

成丁百鳥志

採蘭雜志

水仙子爲南溟夫人侍者手恒弄一圓石如鳥卵
色類玉後以贈青霞君青霞君以爲經鎮一日誦
陰符經忽大風雨其石裂破有一虫走出狀若綠
蠅就硯池飲少水乘風雨飛去盖龍也石隨合略

無縫痕

修真錄

鶴一名仙子一名沈尚書一名蓬萊羽士

採蘭雜志

試鶯自言能作獨自舞宋遷求其一舞而不可得

因呼為羊公鶴

真率齋筆記

卓文君闈中庭內有一井文君手汲則甘香用以

沐浴則滑澤鮮好他人汲之與常井等沐浴亦不

少異至今尚存即文君井也

採蘭雜志

張牧過點蒼山拾一圓石徑寸明于水晶映月視

之則有綠樹陰陰下有一女子坐繩床觀白兔搗

藥兔不停杵樹葉若風動女子亦時時以手拂髮

警或微笑意其為嫦娥也一夕召客看月出以視

之忽躍入空中明于月不知所之

採蘭雜志

等師勸修淨土以信為入門之要一切世法亦不

痛禁第云勿談人過飲酒不至醉茹葷不至殺生

房室不至于邪治本業有餘暇隨地閉目端坐心

念佛號目觀佛容一年半載後念觀稍熟即行住

坐臥皆可為之至于夢中亦得見佛此乃必成之

驗也此僧又有奇術與人共坐靜室能攝其神共

游安養境界大都與阿彌經所說彷彿是人既神
游一二次則夢中所見往往類之其夢游既多則
臨終靈性自無他往必西方無疑也由是從者甚
衆皆得往生大有奇驗至有見形報其家者然則
淨土之說固可不信乎安養記
有女子卸冠者奉觀音大士甚肅比丘尼往往勸
其修淨土云當作觀音觀觀其法身愈大愈妙自
此夜恒夢見之然甚小若婦人釵頭玉佛狀一目

其夫寄一玉觀音類夢中所見自是奉之益篤禮林

實語

大曆中有一奇童某能詩性至孝讀書處供觀世
音兩尊平明焚香禮大士爲父母祝釐踰年兩大
士俱現形摩奇童頂曰汝勉終此志吾默祐汝倏
不見因名其所居室曰二觀齋文思大進禪林實語

南水晶極佳者不分厚薄映空若無昔李少君謂
武帝曰甲帳仙姝有欲現形與帝見者第云世人

濁氣不可得近必齋戒封閉殿門以須我當升于
殿上空中一見耳及期請帝見于殿前于殿屋上
見仙姝凌空而上足懸三尺身被五綵繡帶飄飄
容色娟秀世所未見帝拜之仙姝袖中出金字篆
書擲下與帝其言多秘帝于是愈益思盡見諸神
仙矣後有人言少君以水晶設機令其上可以立
人使一女子習之着男服匿入殿中及期如法行
之帝謂真仙姝也少君罔上大都此類上終不察

焉

賈子說林

貞元中有周存者性喜放生嘗放一鯉魚戲爲詩
極佳陸贄稱之末云倘若成龍去還施潤物功後
入試試題爲白雲向空盡詩旣成苦于無結忽憶
鯉魚詩因改二字云倘若從龍出還施潤物功遂

得通籍

林下詩談

楊景猷有文燕香爐

採蘭雜誌

方喬旣與紫竹遇一覩其狀更不可見晝夜思之

面貌恍惚中心拂鬱每入闈闈見賣美女圖者輒
取視冀其有相肖者或狹邪妓館無不留意用計
萬端竟無其人終日悲嘆幾成痼疾有寄情詩曰
眉如遠岫首如臻但得相思不得親若使畫工圖
軟障何妨百日喚真真一日遇一道士出一錦囊
內有古鏡謂喬曰子之用心誠通神明吾有此純
陽古鏡藏之久矣今以奉贈此鏡一觸至陰之氣
留影不散子之所遇少女至陰獨鍾試使人照之

卽得其貌矣然後令畫工圖之何有也所留之影
伺此女一得陽精影卽散去他物盡然又戒喬不
可照日一照卽飛入日宮散爲陽氣矣喬試之果
然紫竹以白玉盤螭匣寶而藏之鏡背有篆書云
火府百鍊純陽寶鏡

本傳

昔有一士人與隣女有情一日飲于女家惟隔一
壁而無由得近其人醉隱几臥夢乘一玄駒入壁
隙中隙不加廣身與駒亦不減小遂至女前下駒

與女歡久之女送至隙復乘車而出覺甚異之視
壁孔中有一大蟻在焉故名蟻曰玄駒

賈子說林

南蕃白胡山出貓睛極多且佳他處不及也古傳
此山有胡人徧身俱白素無生業惟畜一貓死
埋于山中久之猫忽見夢焉曰我已活矣不信者
可掘觀之及掘猫身已化惟得二睛堅滑如珠中
開一道白橫搭轉側分明驗十二時無誤與生不
異胡人恠之夜又見夢云埋此于山之陰可以變

化無窮中一顆赤色有光者吞之得仙胡掘得
集山人置酒食為別及吞即有一猫如獅子負之
騰空而去至今此山最多猫睛猫睛一名獅負仙
女上玄宗獅負一枚即此玄宗藏于牡丹細合中

以驗時

志奇

文士冠有文章好讀書鑿壁懸梁無以踰也嘗有
客過稱雲來頂上誦臨風懷中出一書投之曰習
此始可以為文士之冠矣士一冠覽而異之問撰者

姓名不告第援筆書于象几曰彼何人斯三江之
右金鈎煌煌風吹草覆 二蘭雜志

前人著書多取名于本冊中如帝之所輯三

首載張茂之玉環福地履視奇書一名

環記或以小說置之結堂所與處亦忘漢

云之同視部甚問如琴為時高棋左思陪

百華歌台裝曲之類奇名系多不可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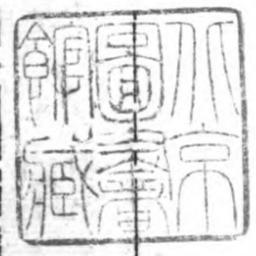
惟是絕贊慎即徽月誌年之

矣向者新好黃氏刻本載校指生序云頗

吾邑民憚先生私為帳中藏更為先達為

先生解嘲云此皆文士常態何如傳其書

序與海內博雅公諸人者共快云湖南毛



此碑記也其碑在石人地其家以蓋無所也

其碑記也其碑在石人地其家以蓋無所也

其碑記也其碑在石人地其家以蓋無所也

其碑記也其碑在石人地其家以蓋無所也

